

書

紅樓夢卷十九

第十九回

洞庭王希廉雪香評

情切切良宵花解語

意綿綿靜日玉生香

話說賈妃回宮次日見駕謝恩并回奏歸省之事龍顏甚  
悅又發內帑彩緞金銀等物以賜賈政及各椒房等員不  
必細說且說榮甯二府中連日用盡心力真是人人力倦  
各各神疲又將園中一應陳設動用之物收拾了兩三天  
方完第一箇鳳姐事多任重別人或可偷閑躲靜獨他是  
不能脫得的二則本性要强不肯落人褒貶只扎挣著與  
無事的人一樣第一個寶玉是極無事最閑暇的偏這一

續像系樓夢  
早襲人的母親又親來回過賈母接襲人家去吃年茶晚  
間纔得回來因此寶玉只和衆了頭們擲骰子趕圍棋作  
戲正在房內頑得沒興頭忽見了頭們來回說東府裡珍  
大爺來請過去看戲放花燈寶玉聽了便命換衣裳纔要  
去時忽又有賈妃賜出糖蒸酥酪來寶玉想上次襲人喜  
吃此物便命留與襲人了自己回過賈母過去看戲誰想  
賈珍這邊唱的是丁郎認父黃伯英大擺陰魂陣更有孫  
行者大鬧天宮姜太公斬將封神等類的戲文條爾神鬼  
亂出忽又妖魔畢露內中揚旛過會號佛行香鑼鼓喊叫  
之聲遠聞巷外滿街上個個都讚好熱鬧戲別人家斷不

能有的寶玉見繁華熱鬧到如此不堪的田地只畧坐了  
一坐便走往各處閑耍先是進內去和尤氏并了頭姬妾  
說笑了一回便出二門來尤氏等仍料他出來看戲遂也  
不會照管賈珍賈璉薛蟠等只顧猜謎行令百般作樂縱  
一時不見他在座只道在裡邊去了也不理論至於跟寶  
玉的小廝們那年紀大些的知寶玉這一來了必是晚間  
纔散因此偷空也有會賭錢的也有往親友家去吃年茶  
的或賭或飲都私自散了待晚間再來那小些的都鑽進  
戲房裡瞧熱鬧去了寶玉見一個人沒有因想素日這裡  
有個小書房內曾掛着一軸美人極畫的得神今日這般

熱鬧想那裡自然無人那美人也自然是寂寞的須得我  
去望慰他一回想着便往那廂來剛到牕前聞得房內呻  
吟之聲寶玉到唬了一跳敢是美人活了不成乃大着膽  
子攬破牕紙向內一看那軸美人却不會活却是茗煙按  
着一個女孩子也幹那警幻所訓之事實寶玉禁不住大  
叫了不得一腳踹進門去將那兩個唬開了抖衣而顛茗煙  
見是寶玉忙跪下哀求寶玉道青天白日這是怎麼說珍  
太爺知道你是死是活一面看那了頭雖不縹緲倒白淨  
些微亦有動人心處羞的臉紅耳赤低首無言寶玉躁脚  
道還不快跑一話提醒了那了頭飛也似的去了寶玉又

趕出去叫道你別怕我是不告訴人的急得茗煙在後叫  
祖宗這是分明告訴人了寶玉因問那了頭十幾歲了茗  
煙道大約不過十六七歲了寶玉道連他的歲數也不問  
問別的自然越發不知了可見他白認得你了可憐可憐  
又問名字叫什麼茗煙笑道若說出名字來話長真正新  
鮮奇文他說他母親養他的時節做了一個夢夢得了一  
疋錦上面是五色富貴不斷頭的花卍字樣所以他的名  
字就叫做萬兒寶玉聽了笑道真也新奇想必他將來有  
些造化說着沉思一會茗煙因問二爺爲何不看這樣的  
好戲寶玉道看了半日怪煩的出來逛逛就遇見你們了

這會子做甚麼呢茗烟微微笑道這會子没人知道我悄悄的引二爺往城外逛去一會兒再往這裡來他們就不知道了寶玉道不好仔細花子拐了去且是他們知道了又鬧大了不如往近些的地方去還可就來茗烟道就近地方誰家可去這却難了寶玉笑道依我的主意偕們竟找花大姐姐去瞧他在家做甚麼呢茗烟笑道好好倒忘了他家又道他們知道了說我引着二爺胡走要打我呢寶玉道有我呢茗烟聽說拉了馬二人從後門就走了幸而襲人家不遠不過一半里路程轉眼已到門前茗烟先進去叫襲人之兄花自芳此時襲人之母接了襲人與幾

個外甥女兒幾個姪女兒來家正吃菓茶聽見外面有人叫花大哥花自芳忙出去看時見是他主僕兩個唬的驚疑不定連忙抱下寶玉來至院內嚷道寶二爺來了別人聽見還可襲人聽了也不知爲何忙跑出來迎着寶玉一把拉着問你怎麼來了寶玉笑道我怪悶的來瞧瞧你作什麼呢襲人聽了纔把心放下來說道你也胡鬧了可作什麼來呢一面又問茗烟還有誰跟來茗烟笑道別人都不知就只我們兩個襲人聽了復又驚慌說道這還了得儻或撞見了人或是遇見了老爺街上人擠馬碰有個閃失也是頑得的你們的胆子比斗還大都是茗烟挑唆的

回去我定告訴嬷嬷們打你茗烟揪了嘴道二爺罵着打着叫我引了來的這會子推到我身上我說別要來罷不然我們還去罷花自芳忙勸道罷了已是來了也不用多說了只是茅簷草舍又窄又不干淨爺怎麼坐呢襲人之母也早迎了出來襲人拉了寶玉進去寶玉見房中三五個女孩兒見他進來都低了頭羞臉通紅花自芳母子兩個恐怕寶玉寒冷又讓他上炕又忙另擺菓桌又忙倒好茶襲人笑道你們不用白忙我自然知道菓子也不用擺了不敢亂給東西吃一面說一面將自己的坐褥拿了鋪在一個杌子上寶玉坐了用自己的腳爐墊了腳向荷包

內取出兩個梅花香餅兒來又將自己的手爐掀開棧上仍蓋好放與寶玉懷內然後將自己的茶杯斟了茶送與寶玉彼時他母兄已是忙着齊齊整整的擺上一桌子菓品來襲人見總無可吃之物因笑道既來沒有空去的理好歹嚐一點兒也是來我家一輪說着便拈了幾個松子瓢吹去細皮用手帕托着送與寶玉寶玉看見襲人兩眼微紅粉光融滑因悄悄問襲人道好好的哭什麼襲人笑道何嘗哭纔迷了眼揉的因便此遮掩過了因見寶玉穿着大紅金蟒狐腋箭袖外罩石青貂裘排穗褂說道你特爲往這裡來又換新衣服他們就不問你往那裡去的寶玉

笑道原是珍大爺請過去看戲換的襲人點頭又道坐一坐就回去罷這個地方不是你來的寶玉笑道你就家去纔好呢我還替你留着好東西呢襲人笑道悄悄的叫他們聽着什麼意思一面又伸手從寶玉項上將通靈玉摘下來向他姊妹們笑道你們見識見識時常說起來都當稀罕恨不得一見今兒可儘力瞧了再瞧什麼希罕物見也不過是這麼個東西說畢遞與他們傳看了一遍仍與寶玉掛好又命他哥哥去或僱一乘小轎或僱一輛小車送寶玉回去花自芳道有我送去騎馬也不妨了襲人道不爲不妨爲的是碰見人花自芳忙去僱了一頂小轎來

衆人也不好相留自得送寶玉出去襲人又抓些菓子與茗煙又把些錢與他買花炮放教他不可告訴人連他也有一不是一面說着一直送寶玉至門前看着上轎放下轎簾茗煙二人牽馬跟隨來至甯府街茗煙命住轎向花自芳道須得我同二爺還到東府裡混一混纔好過去的不然人家就疑惑了花自芳聽說有理忙將寶玉抱出轎來送上馬去寶玉笑說到難爲你了於是仍進後門來俱不在話下却說寶玉自出了門他房中這些了鬢們都越性恣意的頑笑也有趕圍棋的也有擲骰抹牌的磕了一地的瓜子皮偏乃母李嬷嬷拄拐進來請安瞧瞧寶玉見寶

玉不在家了。鬢們只顧頑鬧，十分看不過，因嘆道：「只從我  
出去了，不大進來，你們越發沒了樣兒了。別的嫵嫵越不  
敢說你們了。那寶玉是個丈八的燈臺，照見人家，照不見  
自己的，只知嫌人家腌臢。這是他的屋子，由着你們遭塌，  
越不成體統了。這些了頭們，明知寶玉不講究這些，二則  
李嫵嫵已是告老卸事出去的了，如今管不著他們，因此  
只顧頑笑，並不理他。那李嫵嫵還只管問寶玉：「如今一頓  
吃多少飯，甚麼時候睡覺了？」頭們總胡亂答應有的，說好  
個討厭的老貨。李嫵嫵又問道：「這盞盞裡是酥酪，怎不送  
與我吃？」說畢，拿起就吃一個了。頭道：「快別動，那是說了給

襲人留着的。回來又惹氣了你老人家，自己承認別帶累  
我們受氣。李嫵嫵聽了，又氣又愧，便說道：「我不信他這樣  
壞了腸子，別說我吃了一盃牛奶，就是再比這個直錢的，  
也是應該的。難道待襲人比我還重？難道他不想想怎麼  
長大了我的血，變的奶吃的長，這麼大如今我吃他一盃  
牛奶，他就生氣了？我偏吃了，看他怎樣。你們看襲人不知  
怎樣，那是我手裡調埋出來的毛了頭，什麼阿物兒。一面  
說一面賭氣，將酥酪吃盡，又一了頭，笑道：「他們不會說話，  
怨不得你老人家生氣。寶玉還送東西孝敬你老人家去，  
豈有爲這箇不自在的李嫵嫵道：「你們也不必裝狐媚子。」



新像系樓夢  
我打量上次爲茶攆茜雪的事我不知道呢明兒有了  
不是我再來領說着賭氣去了少時寶玉回來命人去接  
襲人只見晴雯躺在牀上不動寶玉因問敢是病了再不  
然輸了秋紋道他到是贏的誰知李老太太來了混輸了  
他氣的睡去了寶玉笑道你們別和他一般見識由他去  
就是了說着襲人已來彼此相見襲人又問寶玉何處吃  
飯多早晚回來又待母妹問諸同伴姊妹好一時換衣卸  
粧寶玉命取酥酪來了鬟們回說李奶奶吃了寶玉纔要  
說話襲人便忙笑說道原來是留的這個多謝費心前日  
我吃的時候好吃吃過了好肚子疼鬧的吐了纔好了他

吃了倒好擱在這裡白遭塌了我只想風乾栗子吃你替  
我剝栗子我去鋪牀寶玉聽了信以爲真方把酥酪丟開  
取栗子來自向燈前檢剝一面見衆人不在房中乃笑問  
襲人道今兒那個穿紅的是什麼人襲人道那是我的兩  
姨妹子寶玉聽了讚嘆了兩聲襲人道嘆什麼我知道你  
心裡的緣故想是說他那裡配穿紅的寶玉笑道不是不  
是那樣的人不配穿紅的誰還敢穿我因爲見他實在好  
得很怎麼也得他在俗們家就好了襲人冷笑道我一個  
人是奴才命罷了難道連我的親戚都是奴才命不成定  
還要揀實在好的了頭纔往你家來寶玉聽了忙笑道你

又多心了我說往僭們家來必定是奴才不成說親戚就使不得襲人道那也搬配不上寶玉便不肯再說只是剝菓子襲人笑道怎麼不言語了想是我纔冒撞冲犯了你明兒賭氣花幾兩銀子買他們進來就是了寶玉笑道你說的話怎麼叫人答言呢我不過是讚他好正配生在這深堂大院裡沒的我們這種濁物倒生在這裡襲人道他雖沒這造化倒也是姣生慣養的我姨父姨娘的寶貝如今十七歲各樣的嫁粧都齊備了明年就出嫁寶玉聽了出嫁二字不禁又嚅兩聲正不自在又聽襲人嘆道只從我來這幾年姊妹們都不得在一處如今我要回去了他

們又都去了寶玉聽這話內有文章不覺吃一驚忙丟下菓子問道怎麼你如今要回去了襲人道我今兒聽見我媽和哥哥商議教我再煩耐一年明年他們上來就贖我出去呢寶玉聽了這話越發忙了因問爲什麼要贖你襲人道這話奇了我又比不得是你這裡的家生子兒我一家都在別處獨我一個人在這裡怎麼是個了局寶玉道我不叫你去也難襲人道從來沒有這理便是朝廷宮裡也有定例或幾年一選幾年一入沒有長遠留下人的理別說你家寶玉想一想果然有理又道老太太不放你也難襲人道爲什麼不放我果然是個最難得的或者感動

了老太太太太必不放我出去的設或多給我幾兩銀子留下然或有之其實我也不過是個最平常的人比我强的多而且多自我從小兒來跟着老太太先伏侍了史大姑娘幾年如今又伏侍了你幾年如今我們家來贖正是該叫去的只怕連身價也不要就開恩叫我去呢若說爲伏侍得你好不叫我去斷然沒有的事那伏侍的得好分內應當的不是什麼奇功我去了仍舊又有好的了不是沒了我就成不得的寶玉聽了這些話竟是有去的理無留的理心裡越發急了因又道雖然如此說我的一心要留下你不怕老太太不和你母親說多多給你母親些

銀子他也不好意思接你了襲人道我媽自然不敢強且慢說和他好說又多給銀子就便不好和他說一個錢也不給安心要強留下我他也不敢不依但只是偕們家從沒幹過這倚勢杖貴霸道的事這比不得別的東西因爲喜歡加十倍利弄了來給你那賣的人不得吃虧可以行得如今無故平空留下我於你又無益反叫我們骨肉分離這件事老太太斷不肯行的寶玉聽了思忖半晌乃說道依你說來說去是去定了襲人道去定了寶玉聽了自思道誰知這樣一個人這樣薄情無義呢乃嘆道早知道都是要去的我就該不弄了來臨了剩我一個孤鬼

兒說着便賭氣上牀睡了原來襲人在家聽見他母兄要贖他回去他就說至死也不回去的又說當日原是你們沒飯吃就剩我還直幾兩銀子若不叫你們賣沒有個看見着這老子娘餓死的理如今幸而賣到這個地方吃穿和主子一樣又不朝打暮罵况如今爹雖沒了你們却又整理的家成業就復了元氣若果然還艱難把我贖上來再多搗摸幾個錢也還罷了其實又不必了這會子又贖我做什麼權當我死了再不必起贖我的念頭因此哭鬧了一陣他母兄見他這般堅執自然必不出來的了况且原是賣倒的死契明仗著買宅是慈善寬厚之家不過求

一求只怕連身價銀一併賞了還是有的事呢二則賈府中從不曾作踐下人只有恩多威少的且凡老少房中所有的親待的女孩子們更比待家下眾人不同平常寒薄人家的的小姐也不能那樣尊重的因此他母子兩個就死心不贖了次後忽然寶玉去了他二人又是那般景况他母子二人心中更明白了越發一塊石頭落了地而且是意外之想彼此放心再無贖念了且說襲人自幼見寶玉性格異常其淘氣憨頑自是出於衆小兒之外更有幾件千奇百怪口不能言的毛病兒近來仗着祖母溺愛父母亦不能十分嚴緊拘管更覺放縱弛蕩任情恣性最不喜務

正每欲勸時諒不能聽今日可巧有贖身之論故先用騙詞以探其情以壓其氣然後好下箴規今見寶玉默默睡了去了知其情有不甘氣已餒隨自己原不想栗子吃只因怕爲酥酪生事又像那茜雪之茶是以假要栗子爲由混過寶玉不提就完了於是命小了頭子們將栗子拿去吃了自己來推寶玉只見寶玉泪痕滿面襲人便笑道這有什麼傷心的你果然留我我自然不出去了寶玉見這話有因便說道你倒說說我還要怎樣留我自己也難說襲人笑道俗們素日好處自不用說但今日你安心留我不在這上頭我另說出三件事來你果然依了我就是你

真心留我了刀擱在脖子上我也是不出去了寶玉忙笑道你說那幾件我都依你好姐姐好親姐姐別說兩三件就是兩三百件我也依的只求你們同看着我守着我等我有一日化成了飛灰飛灰還不好有形有跡還有知識等我化成一股輕烟風一吹便散了的時侯你們也管不得我我也顧不得你們了那時憑我去我也憑你們愛那裡去就去了急得襲人忙握他的嘴說好好我正爲勸你這些更說的狠了寶玉忙說道再不說這話了襲人道這是頭一件要改的寶玉道改了再說你就搯嘴還有什麼襲人道第二件你真喜讀書也罷假喜也罷只在老爺

續修紅樓夢 卷之六 第十回  
跟前或在別人跟前你別只管批駁誚謗只作出個喜讀書的樣子來也叫老爺少生些氣在人前也好說嘴他心裡想着我家世代讀書只從有了你不承望你不但喜讀書已經他心裡又氣又惱了而且肯前面後亂說那些混話凡讀書上進的人你就起個名字叫做祿蠹又說只除明明得外無書都是前人自己不能解聖人之書便另出己意混編纂出來的這些話怎怨得老爺不氣不時時打你叫別人怎麼想你寶玉笑道再不說了那是我小時不知天高地厚信口胡說如今再不敢說了還有什麼襲人道再不可謗僧毀道調脂弄粉還有更要緊的一件事

再不許吃人嘴上擦的胭脂了與那愛紅的毛病兒寶玉道都改都改再有什麼快說襲人道再也沒有了只是百事檢點些不任意任情的就是了果然若都依了便拿八人轎也抬不出我去了寶玉笑道你這裡長遠了不怕沒八人轎你坐襲人冷笑道這我可不希罕的有那個福氣沒有那個道理總坐了也沒甚趣二人正說着只見秋紋走進來說三更天了該睡了方纔老太太打發嬖嬖來問我答應睡了寶玉命取表來看時果然針已指到亥正方從新盥漱寬衣安歇不在話下至次日清晨襲人起來便覺身體發重頭疼目脹四肢火熱先時還扎掙的住次

後捱不住只要睡着因而和衣躺在炕上寶玉忙回了賈母傳醫診視說道不過偶感風寒吃一兩劑藥疎散疎散就好了開方去後令人取藥來煎好剛服下去命他蓋上被窩握汗寶玉自去黛玉房中來看視被時黛玉自在牀上歇午了鬢們皆出去自便滿屋內靜悄悄的寶玉揭起繡線軟簾進入裡間只見黛玉睡在那裡忙走上來推他道好妹妹纔吃了飯又睡覺將黛玉喚醒黛玉見是寶玉因說道你且出去逛逛我前兒鬧了一夜今兒還沒有歇過來渾身酸疼寶玉道酸疼事小睡出來的病大我替你解悶兒混過困去就好了黛玉自合着眼說道我不困只

畧歇歇兒你且別處去鬧會子再來寶玉推他道我往那裡去見了別人就怪膩的黛玉聽了嗤的一聲笑道你既要在這裡那邊去老老實實的坐着俗們說話兒寶玉道我也歪着黛玉道你就歪着寶玉道沒有枕頭俗們在一個枕頭上黛玉道放屁外面不是枕頭拿一個來枕着寶玉出至外間看了一看回來笑道那個我不要也不知是那個腌臢老婆子的黛玉聽了睜開眼起身笑道真真你就是我命中的天魔星請枕這一個說着將自己枕的推與寶玉又起身將自己的再拿了一個來自己枕了二人對面方倒下黛玉回看見寶玉左邊腮上有鈕扣大小的

一塊血漬便欠身湊近前來以手撫之細看又道這又是誰的指甲刮破了寶玉側身一面躲一面笑道不是刮的只怕是剛纔替他們淘澄胭脂膏子濺上了一點兒說着便找手帕子要揩拭黛玉使用自己的帕子替他揩拭了口內說道你又幹這些事了幹也罷了必定還要帶出幌子來便是舅舅看不見別人看見了又當奇事新鮮話兒去學舌討好吹到舅舅耳躲裡又大家不乾淨惹氣寶玉總未聽見這些話只聞得一股幽香却是從黛玉袖中發出聞之令人醉魂酥骨寶玉一把便將黛玉的衣袖拉住要瞧籠着何物黛玉笑道這等時候誰帶什麼香呢寶玉

笑道既如此這香是那裡來的黛玉道連我也不知道想必是櫃子裡頭的香氣衣服上燻染的也未可知寶玉搖頭道未必這香的氣味奇怪不是那些香餅子香球子香袋子的香黛玉冷笑道難道我也有什麼羅漢真人給我些奇香不成便是得了奇香也沒有親哥哥親兄弟弄了花兒朵兒霜兒雪兒替我炮製我有的是那些俗香罷了寶玉笑道凡我說一句你就拉上這些不給你個利害也不知道從今兒可不饒你了說着翻身起來將兩隻手呵了兩口便伸向黛玉膈肢窩內兩脅下亂撓黛玉素性觸癢不禁寶玉兩手伸來亂撓便笑的喘不過氣來口裏說



寶玉你再鬧我就惱了寶玉方住了手笑問道你還說這些不說了黛玉笑道再不敢了一面理鬢笑道我有奇香你有暖香沒有寶玉見問一時解不來因問什麼暖香黛玉點頭笑嘆道蠢才蠢才你有玉人家就有金來配你人家有冷香你就沒有暖香去配寶玉方聽出來寶玉笑道方纔求饒如今更說狠了說着又去伸手黛玉忙笑道好哥哥我可不敢了寶玉笑道饒便饒你只把袖子我聞一聞說着便拉了袖子籠在面上聞個不住黛玉奪了手道這可該去了寶玉笑道要去不能偕們斯斯文文的躺着說話兒說着復又倒下黛玉也倒下用手帕蓋上臉寶玉

有一搭沒一搭的說些鬼話黛玉只不理寶玉問他幾歲上京路上見何景致古蹟揚州有何遺跡故事土俗民風黛玉不答寶玉只怕他睡出病來便哄他道噯啣你們揚州衙門裡有一件大故事你可知道黛玉見他說的鄭重又且正言厲色只當是眞事因問什麼事實玉見問便忍着笑順口謊道揚州有一座黛山山上有個林子洞黛玉笑道這就扯謊自來也沒有聽見這山寶玉道天下山水多着呢你那裡知道這些不成等我說完了你再批評黛玉道你且說寶玉又謊道林子洞裡原來有一羣耗子精那一年臘月初七日老耗子升座議事說明日乃是臘八

日世上人都熬臘八粥如今我們洞中菓品短少須得趁此打劫些來方好乃拔令箭一枝遣一能幹小耗前去打聽一巡小耗回報各處察訪打聽已畢惟有山下廟裡菓米最多老耗問米有幾樣菓有幾品小耗道米豆成倉不可勝記菓品有五種一紅棗二栗子三落花生四菱角五香芋老耗聽了大喜即時點耗前去乃拔令箭問誰去偷米一耗便接令去偷米又拔令箭問誰去偷豆又一耗接令去偷豆然後一一的都各領令去了只剩香芋一種因又拔令箭問誰去偷香芋只見一個極小極弱的小耗應道我願去偷香芋老耗並眾耗見他這樣恐不諳練又恐

怯懦無力都不准他去小耗道我雖年小身弱却是法術無邊口齒伶俐機謀深遠此去管比他們偷的還巧呢眾耗忙問如何得比他們巧呢小耗道我不學他們直偷我只搖身一變也變成個香芋滾在香芋堆裡使人看不出聽不見却暗暗的用分身法搬運漸漸的就搬運盡了豈不比直偷硬取的巧些眾耗聽了都道妙却妙只是不知怎麼個變法你去先變個我們瞧瞧小耗聽了笑道這個不難等我變來說畢搖身說變竟變了一個最縹緲美貌的一位小姐眾耗忙笑道說變錯了原說變菓子的如何變出小姐來小耗現形笑道我說你們沒見世面只認得

這菓子香芋却不知鹽課林老爺的小姐纔是真正的香芋呢黛玉聽了番身爬起來擦着寶玉笑道我把你爛了嘴的我就知道你是編我呢說着便搯寶玉連忙央告好妹妹饒我罷再不敢了我因爲聞見你的香氣忽然想起這個故典來黛玉笑道饒罵了人還說是故典呢一語未了只見寶釵走來笑問誰說故典呢我也聽聽黛玉忙讓坐笑道你瞧瞧還有誰他饒罵了還說是故典寶釵道原來是寶兄弟怪不得他他肚子裡的故典原來多只是可惜一件凡該用故典之時他偏就忘了有今日記得的前兒夜裡的芭蕉詩就該記得眼面前的倒想不起來見別人冷的那樣他急得只出汗這會子偏又有記性了黛玉聽了笑道阿彌陀佛倒底是我的好姐姐你一般也遇見對子了可知一還一報不爽不錯的剛說到這裡只聽寶玉房中一片聲吵嚷起來未知何事下回分解

評曰

甯府演劇倏爾神鬼亂出忽又妖魔畢露及揚幡過會號佛行香一派邪亂空虛暗照甯府行爲結局萬兒與茗煙乘間私通可見甯府家教之踈

寶玉若非厭看熱鬧戲何由一人走至小書房若非撞見茗烟與萬兒偷情何由尋至襲人家文章善於

引線

襲人不肯出賈府心事後文補寫却先於寶玉眼中  
看見他兩眼圈紅問他哭什麼爲伏筆則補寫一層  
便不鶻突

茜雪被攆雖是細事亦於此回補出不漏

襲人說前日吃酥酪肚疼嘔吐善於排解

襲人試探寶玉規勸寶玉實是解語花

寶玉說等我化成輕烟被風吹散憑你們去直伏後  
來出家走散

黛玉同寶玉雖是兩個枕頭却是對面同睡又看見

寶玉左腮紅點湊近手撫用帕揩拭兩人恣意戲謔  
若非寶釵走來恐有不堪問處作者借寶釵截住又  
借李嬷嬷吵鬧走散是以藏蓄筆作截斷筆  
花解語玉有香自然巧對

此回寫襲人一心跟定寶玉反照後來改嫁蔣伶寫  
黛玉自然有香正照寶釵丸藥生香

紅樓夢卷十九終

紅樓夢卷二十

第二十回

洞庭王希廉雪香評

王熙鳳正言彈妬意

林黛玉俏語諛嬌音

話說寶玉在林黛玉房中說耗子精寶釵撞來諷刺寶玉  
元宵不知綠蠟之典三人正在房中互相譏刺取笑那寶  
玉正恐黛玉飯後貪眠一時存了食或夜間走了困皆非  
保養身體之法幸而寶釵走來大家談笑那林黛玉方不  
欲睡自己纔放了心忽聽他房中嚷起來大家側耳聽了  
一聽林黛玉先笑道這是你媽媽媽和襲人叫喚呢那襲人  
待他也罷了你媽媽媽再要認真排場他可也老背晦了寶

玉忙欲趕過去寶釵一把拉住道你別和你媽媽吵才是他老糊塗了倒要讓他一步爲是寶玉道我知道了說畢走來只見李嬭嬭拄着拐杖在當地罵襲人忘了本的小娼婦我擡舉你起來這會子我來了你大模大樣的躺在炕上見我也不理一理一心只想糗狐媚子哄寶玉哄得寶玉不理我只聽你們的話你不過是幾兩銀子買來的毛了頭這屋裡你就作耗如何使得好不好拉出去配一個小子看你還妖精似的哄人不哄人襲人先只道嬭嬭不過爲他躺着生氣少不得分辯說病了纔出汗蒙着頭原沒看見你老人家後來聽見他說哄寶玉又說配小子

由不得又羞又委曲禁不住哭起來了寶玉雖聽了這些話也不好怎樣少不得替他分辯病了吃藥又說你不信只問別的了頭們李嬭嬭聽了這話越發氣起來了說道你只護着那起狐狸那裡還認得我了叫我問誰去誰不幫着你呢誰不是襲人拿下馬來的我都知道那些事我只和你在老太太跟前去講把你奶了這麼大到如今吃不着奶了把我丟在一旁逞着了頭們要我的強一面說一面也哭起來彼時黛玉寶釵等也走過來勸道媽媽你老人家擔待他們些就完了李嬭嬭見他二人來了便訴委曲將當日吃茶茜雪出去與昨日酥酪等事嘮嘮

叨叨說個不了可巧鳳姐正在上房算了輸贏帳聽得後面一片聲嚷動便知是李嬷嬷老病發了排揎寶玉的人正值他今兒輸了錢遷怒於人便連忙趕過來拉了李嬷嬷笑道嬷嬷別生氣大節下老太太剛喜歡了一日你是個老人家別人吵嚷還要你管他們纔是難道你反不知規矩在這裡嚷起來叫老太太生氣不成你說誰不好我替你打他我家燒的滾熱的野雞快跟我來吃酒去一面說一面拉着走又叫豐兒替你李奶奶拿着拐棍子擦眼淚的手帕子那李嬷嬷腳不沾地跟了鳳姐兒走了一面還說我也不要這老命了索性今兒沒了規矩鬧一場子

討個沒臉強似受那娼婦的氣後面寶釵黛玉見鳳姐兒這般都拍手笑道虧他這一陣風來把個老婆子撮了去寶玉點頭歎道這又不知是那裡的帳只揀軟的欺負又不知是那個姑娘得罪了上在他帳上了一句未完晴雯在旁說道誰又不瘋了得罪他做什麼便得罪了他就有本事承任不犯着帶累別人襲人一面哭一面拉着寶玉道爲我得罪了一個老奶奶你這會子又爲我得罪這些人這還不彀我受的還只是拉別人寶玉見他這般病勢又添了這些煩惱連忙忍氣吞聲安慰他仍舊睡下出汗又見他湯燒火熱自己守着他歪在旁邊勸他只養着病

別想那些沒要緊的事生氣襲人冷笑道要爲這些事生氣這屋裡一刻還住得了但只是天長日久只管如此吵鬧可叫人怎麼樣過呢你只顧一時爲我們得罪了人他們都記在心裡遇着坎兒說得好說不好聽大家甚麼意思一面說一面禁不住流淚又怕寶玉煩惱只得又勉強忍着一時雜使的老婆子端了二和藥來寶玉見他纔有汗意不叫他起來便自己端着與他就枕上吃了卽令小了鬟們鋪炕襲人道你吃飯不吃飯到底老太太跟前坐一會子和姑娘們頑一會子再回來我就靜靜的躺一躺也好寶玉聽說只得依他去了善環看他躺下自往

上房來同賈母吃飯飯畢賈母猶欲同那幾個老管家的嫵嫵鬪牌寶玉記着襲人便回至房中見襲人朦朦睡去自己要睡天氣尙早彼時晴雯綺霞秋雯碧痕都尋熱鬧找鴛鴦琥珀等耍戲去了見麝月一人在外間屋裡燈下抹骨牌寶玉笑道你怎麼不同他們去麝月道沒有錢寶玉道牀底下堆着那些還不設你輸的麝月道都頑去了這屋子交給誰呢那一個又病了滿屋裡上頭是燈下頭是火那些老婆子們都老天拔地服侍了一天也該叫他歇歇小了頭們也服侍了一天這會子還不叫他們頑頑去所以我在這裡看着寶玉聽了這話公然又是一個襲



人因笑道我在這裡坐着你放心去罷麝月道你既在這  
裡越發不用去了偕們兩個說話頑笑豈不好寶玉道偕  
們兩個做什麼呢怪沒意思的也罷了早上你說頭癢這  
會子沒什麼事我替你篋頭罷麝月聽了便道就是這樣  
說着將文具鏡匣搬將來卸去釵釧打開頭髮寶玉拿了  
篋子替他一一梳篋只篋了三五下見晴雯忙忙走進來  
取錢一見了他兩個便冷笑道哦交杯盞還沒吃倒上了  
頭了寶玉笑道你來我也替你篋一篋晴雯道我沒這麼  
樣大福說着拿了錢便摔了簾子出去了寶玉在麝月身  
後麝月對鏡二人在鏡內相視寶玉便向鏡內笑道滿屋

裡就只是他磨牙麝月聽說忙向鏡中擺手寶玉會意忽  
聽唵一聲簾子响晴雯又跑進來問道我怎麼磨牙了偕  
們倒得說說麝月笑道你去你的罷何苦來問人了晴雯  
笑道你又護着你們那瞞神弄鬼的我都知知道等我撈回  
本兒來再說話說着一徑出去了這裡寶玉通了頭命麝  
月悄悄的伏侍他睡下不肯驚動襲人一宿無話次日清  
晨起來襲人已是夜間發了汗覺得輕省了些只吃些米  
湯靜養寶玉放了心因飯後走到薛姨媽這邊來閑逛彼  
時正月內學房中放年學閨閣中忌針荷都是閒時因賈  
環也過來頑正遇見寶釵香菱鶯兒三個趕圍棋作耍賈

環見了也要頑寶釵素昔看他也如寶玉並沒他意今兒聽他要頑讓他上來坐了一處頑一磊十個錢頭一回自己贏了心中十分歡喜誰知後來接連輸了幾盤便有些着急趕着這盤正該自己擲骰子若擲個七點便贏若擲個六點亦該贏鶯兒擲三點就輸了因拿起骰子來狠命一擲一個坐定了五那一個亂轉鶯兒拍着手只叫么賈環便瞪着眼六七八混叫那骰子偏生轉出么來賈環急了伸手便抓起骰子然後就拿錢說是個六點鶯兒便說分明是個么寶釵見賈環急了便瞅鶯兒說道越大越沒規矩難道爺們還賴你還不放下錢來呢鶯兒滿心委曲

見寶釵說不敢出聲只得放下錢來口內唧噥說一個做爺們還賴我們這幾個錢連我也不放在眼裡前兒和寶二爺頑他輸了那些也沒有着急刺的錢還是幾個小了頭子們一搶他一笑就罷了寶釵不等說完連忙喝住了賈環道我拿什麼比寶玉你們怕他都和他好都欺負我不是太太養的說着便哭寶釵忙勸他好兄弟快別說這話人家笑話你又罵鶯兒正值寶玉走來見了這般形况問是怎麼了賈環不敢則聲寶釵素知他家規矩凡做兄弟的怕哥哥却不知那寶玉是不要人怕他的他想着兄弟們一併都有父母教訓何必多事反生疎了呢况且我

是正出他是庶出饒這樣看待還有人背後談論還禁得轄治了他更有個訣意思存在心裡你道是何訣意因他自幼姐妹叢中長大親姐妹有元春叔伯的有迎春惜春親戚中又有史湘雲林黛玉薛寶釵等人他便料定天地靈淑之氣只種於女子男兒們不過是些渣滓濁沫而已因此把一切男子都看成濁物可有可無只是父親伯叔兄弟之倫因是聖人遺訓不敢違忤只得聽他幾句所以弟兄之間不過盡其大槩的情理就罷了並不想自己是男子須要爲子弟之表率是以賈環等都不怕他却怕賈母纔讓他三分現今寶釵生怕寶玉教訓他倒沒意思便

連忙替賈環掩飾寶玉道大正月裡哭甚麼這裡不好到別處頑去你天天念書倒念糊塗了譬如這件東西不好橫豎那一件好就捨了這件取那件難道你守着這件東西哭會子就好了不成你原來是取樂的倒招的自已煩惱不如快去呢賈環聽了只得回來趙姨娘見他這般因問是那裏墊了蹄窩來了賈環便說同寶姐姐頑來着鶯兒欺負我賴我的錢寶玉哥哥攆我來了趙姨娘啐道誰叫你上高抬盤了不流沒臉的東西那裏頑不得誰叫你跑了去討這沒意思正說着可巧鳳姐在牕外過都聽在耳內便隔牕說道大正月裡怎麼了兄弟們小孩子家一

半點兒錯了。你只教導他說這樣話，做甚麼憑他怎麼去。還有太太老爺管他呢，就大口家啐他，他現是主子不好。橫豎有教導他的人，與你甚麼相干？環兄弟出來，跟我頑去。賈環素日怕鳳姐，比怕王夫人更甚。聽見叫他忙的出來，趙姨娘也不敢出聲。鳳姐向賈環說道：「你也是個沒性氣的東西，時常說給你要吃要喝，要頑要笑，你愛同那一個姐姐妹妹哥哥嫂子頑，就同那個頑。你總不聽我的話，反教這些人教你的歪心邪意，狐媚子霸道自己，又不尊重。要往下流裡走，安着壞心，還只怨人家偏心呢。輸了幾個月錢，就這麼樣兒。因問賈環：你輸了多少錢？」賈環見問，只

得諾諾的說道：「輸了一二百錢。」鳳姐道：「虧你還是爺們，輸了一二百錢，就這樣回頭叫豐兒去取一吊錢來。姑娘們都在後頭頑呢，把他送了頑去。你明兒再這樣下流狐媚子，我先打了你，再叫人告訴學裡，皮不揭了你的，爲你這不尊重你哥哥，狠得牙癢癢，不是我攔着窩心脚，把你的腸子踢出來呢。」喝令去罷。賈環諾諾的跟了豐兒，得了錢，自己已和迎春等頑去，不在話下。且說寶玉正和寶釵頑笑，忽見人說史大姑娘來了。寶玉聽了，抬身就走。寶釵笑道：「等着偕們兩個一齊走，瞧瞧他去說着，下了炕，同寶玉來。」至賈母這邊，只見史湘雲大笑大說的，見了他兩個忙問：

好厮見正值林黛玉在旁因問寶玉在那裡來寶玉便說在寶姐姐家來黛玉冷笑道我說呢虧在那裡絆住不然早就飛了來了寶玉道只許同你頑替你解悶兒不過偶然去他那裡一遭就說這話黛玉道好沒意思的話去不去管我甚麼事又沒叫你替我解悶兒可許你從此不理我呢說着便賭氣回房去了寶玉忙跟了來問道好好的又生氣了就是我說錯句話你到底也還坐在那裡和別人說笑一會子又自己來納悶黛玉道你管我呢寶玉笑道我自然不敢管你只是你自己作踐了身子呢黛玉道我作踐了我的身子我死我的與你何干寶玉道何苦來

大正月裡死了活了的黛玉道偏說死我這會子就死我怕死你長命百歲的何如寶玉笑道要像只管這樣的鬧我還怕死呢倒不如死了干淨黛玉忙道正是了要是這樣鬧不如死了干淨寶玉道我說自家死了干淨別錯聽了話賴人正說着寶釵走來說史大妹妹等你呢說着便推寶玉走了這裡黛玉越發生氣悶向牕前流淚沒兩盞茶時寶玉仍來了黛玉見了越發抽抽噎噎的哭個不住寶玉見了這樣知難挽回打疊起千百樣的款語溫言來勸慰不料自己未張口只聽黛玉先說道你又來作甚麼死活憑我去罷了橫豎如今有人和你頑要比我又會又

會作又會寫又會說又會笑又怕你生氣拉了你去你又來作甚麼寶玉聽了忙上前悄悄的說道你這個明白人難道連親不隔疎後不替先也不知道我雖糊塗却明白這兩句話頭一件偕們是姑舅姊妹寶玉姐姐是兩姨姊妹論親戚他比你疎第二件你先來偕們兩個一桌吃一牀睡自小兒一處長大的他是纔來的豈有個爲他疎你的黛玉啐道我難道叫你疎他我成了甚麼人了呢我爲的是我的心寶玉道我也爲的是我的心你的心你的心難道就知道你的心絕不知道我的心不成黛玉聽了低頭不語半日說道你只怨人行動嗔怪你了你再不知道你自己慳

人難受就拿今日天氣比分明今兒冷些怎麼你倒脫了青賺披風呢寶玉笑道何嘗不穿着見你一惱我一暴躁就脫了黛玉歎道回來傷了風又該餓着吵吃的了二人正說着只見湘雲走來笑道愛哥哥林姐姐你們天天一處頑我好容易來了也不理我一理兒黛玉笑道偏是咬舌子愛說話連個二哥哥也叫不上來只是愛哥哥愛哥哥的回來趕圍棋兒又該你鬧么愛三了寶玉笑道你學慣了明兒連你還咬起來呢湘雲道他再不放人一點兒專挑人的不是你自己便比世人好也不犯着見一個打趣一個我指出一個人來你敢挑他麼我就服你黛玉便

問是誰湘雲道你敢挑賈姐姐的短處就算你是個好的  
黛玉聽了冷笑道我當是誰原來是他我那裡敢挑他呢  
寶玉不等說完忙用話分開湘雲笑道這一輩子我自然  
比不上你我只保佑着明兒得一個咬舌兒林姐夫時時  
刻刻你可聽愛呀厄的去阿彌陀佛那時纔現在我眼裡  
呢說的衆人大笑湘雲忙回身跑了要知端詳且聽下回  
分解

評曰

元妃省親後正月未過無事可寫故敘婢女們賭錢  
以見富貴之家新正熱鬧氣像

借李嬖吵罵寫襲人之能忍卽借襲人之病睡逗起

麝月晴雯爲後文伏筆

借賈環之雅蠢趙姨之妬忌亦是伏筆

鳳姐於李嬖吵罵用好言勸解於趙姨之妬忌則用

正言彈壓一是愛憐襲人一是憎嫌趙姨而趙姨之

敢怒而不敢言其結怨亦始於此

借史湘雲之來寫黛玉之賭氣說出不如死了等語

亦是伏筆

第二十回敘新正瑣碎細事因十八十九回敘過元  
妃省親大事甯府演戲熱鬧必當敘及細事是文章

巨細濃淡相間法

此回全用借筆作伏筆有手揮五絃目送飛鴻之妙

紅樓夢卷二十終

紅樓卷二十一

第二十一回

俊襲人嬌嗔箴寶玉

俏平兒軟語庇賈璉

洞庭王希廉雪香評

話說史湘雲跑了出來怕林黛玉趕上寶玉在後忙說絆倒了那裏就趕上了林黛玉趕到門前被寶玉叉手在門框上攔住笑道饒他這一遭兒罷林黛玉拉着手說道我要饒了雲兒再不活着湘雲見寶玉攔着門料黛玉不能出來便立住腳笑道好姐姐饒我這遭兒罷却值寶釵來在湘雲身後也笑道我勸你兩個看寶兄弟面上都丟開手罷黛玉道我不依你們是一氣的都戲弄我不成寶



玉勸道誰敢戲弄你你不敢打趣他他焉敢說你四人正難  
分解有人來請吃飯方往前邊來那天已掌燈時分王夫  
人李紉鳳姐迎春探春惜春姊妹等都往賈母這邊來大  
家閒話了一回各自歸寢湘雲仍往黛玉房中安歇寶玉  
送他二人到房那天已二更多時襲人來催了幾次方回  
自己房中來睡次早天方明時便披衣鞞鞋往黛玉房中  
來却不見紫鵲翠縷二人只有他姊妹兩個尙卧在衾內  
那黛玉嚴嚴密密裹着一幅杏子紅綾被安穩合目而睡  
那史湘雲却一把青絲拖於枕畔被只齊胸一灣雪白的  
膀子搭於被外又帶着兩個金釧子寶玉見了歎道睡覺

還是不老實回來風吹了又嚷肩窩疼了一面說一面輕  
輕的替他蓋上林黛玉早已醒了覺得有人就猜着定是  
寶玉因翻身一看果不出所料因說道這早晚就跑過來  
作什麼寶玉說這早晚還早呢你起來瞧瞧黛玉道你先  
出去讓我們起來寶玉出至外間黛玉起來叫醒湘雲二  
人都穿了衣裳寶玉復又進來坐在鏡臺旁邊只見紫鵲  
雪雁進來伏侍梳洗湘雲洗了臉翠縷便拿殘水要潑寶  
玉道站着我趁勢洗了就完了省得又過去費事說着便  
走過來灣腰洗了兩把紫鵲遞過香皂去寶玉道這盆裏  
就不少不用搓了再洗了兩把便要手巾翠縷道還是這

個毛病兒多早晚纔改呢寶玉也不理他忙忙的要青鹽  
擦了牙漱了口完畢見湘雲已梳完了頭便走過來笑道  
好妹妹替我梳上頭湘雲道這可不能了寶玉笑道好妹  
妹你先時怎麼替我梳了呢湘雲道如今我忘了怎麼梳  
呢寶玉道橫豎我不出門又不戴冠子勒子不過打幾根  
辮子就完了說着又千妹妹萬妹妹的央告湘雲只得扶  
過他的頭來一一梳篦在家不戴冠子並不總角只將四  
圍短髮編成小辮往頂心髮上歸了總編一根大辮紅絲  
結住自髮頂至辮梢一路四顆珍珠下面有金墜脚湘雲  
一面編着一面說道這珠子只三顆了這一顆不是的我

記得是一樣的怎麼少了一顆寶玉道丟了一顆湘雲道  
必定是外頭去掉下來不防被人揀了去倒便宜他黛玉  
旁邊冷笑道也不知是真丟也不知是給了人鑲甚麼戴  
去了寶玉不答因鏡臺兩邊都是粧奩等物順手拿起來  
賞玩不覺順手拈了胭脂意欲往口邊送又怕湘雲說正  
猶豫間湘雲在身後伸過手來拍的一下將胭脂從他手  
中打落說道不長進的毛病兒多早晚纔改一語未了只見  
襲人進來見這光景知是梳洗過了只得回來自已梳洗  
忽見寶釵走來因問寶兄弟那裏去了襲人冷笑道寶兄  
弟那裏還有在家的工夫寶釵聽說心中明白又聽襲人

歎道姊妹們和氣也有個分寸禮節也沒有黑夜白日開  
的憑人怎麼勸都是耳旁風寶釵聽了心中暗忖道倒別  
看錯了這個了頭聽他說話倒有些見識寶釵便在炕上  
坐下慢慢的閒言中套問他年紀家鄉等語留神窺察其  
言語志量深可敬愛一時寶玉來了寶釵方出去寶玉便  
問襲人道怎麼寶姐姐和你說的這麼熱鬧見我進來就  
跑了問一聲不答再問時襲人方道你問我麼我那裡知  
道你們的原故寶玉聽了這話見他臉上氣色非往日可  
比便笑道怎麼又動了真氣了襲人冷笑道我那裡敢動  
氣只是你從今別進這屋子了橫豎有人伏侍你再不必

來支使我我仍舊還伏侍老太太去一面說一面便在炕  
上合眼倒下寶玉見了這般景况深爲駭異禁不住趕來  
勸慰那襲人只管合着眼不理寶玉無了主意因見麝月  
進來便問道你姐姐怎麼了麝月道我知道麼問你自己  
便明白了寶玉聽說呆了一回自覺無趣便起身喚道不  
理我罷我也睡去說着便起身下炕到自己牀上睡下襲  
人聽他半日無動靜微微的打勦料他睡着便起來拿一  
領斗篷來替他蓋上只聽唵的一聲寶玉便掀過去仍合  
目粧睡襲人明知其意便點頭冷笑道你也不用生氣從  
此後我也只當啞了再不說你一聲何如寶玉禁不住起

身問道我又怎麼了你又勸我你勸也罷了剛纔又沒勸我一進來你就不理我賭氣睡了我還摸不着是爲甚麼這會子你又說我惱了我何嘗聽見你勸我的是甚麼話兒襲人道你心裏還不明白還等我說呢正鬧着賈母遣人來叫他吃飯方往前邊來胡亂吃了幾盃飯仍回至自己房中只見襲人睡在外頭炕上麝月在旁抹骨牌寶玉素知麝月與襲人親厚一並連麝月也不理揭起軟簾自往裏間來麝月只得跟進來寶玉便推他出去說不敢驚動你們麝月只得笑着出來喚兩個小了頭進來寶玉拿一本書歪着看了半天因要茶抬頭只見兩個小了頭在

地下站着一個大些的生得十分清秀寶玉便問你叫甚麼名字那了頭答道叫蕙香寶玉又問是誰起的這個名字蕙香道我原叫芸香是花大姐姐改的寶玉道正經該叫晦氣罷咧甚麼蕙香呢又問你姊妹幾個蕙香道四個寶玉道你第幾個蕙香道第四寶玉道明日就叫四兒不必甚麼蕙香蘭氣的那一個配比這些花沒的玷辱了好名好姓的一面說一面命他倒了茶來吃襲人和麝月在外間聽了半日抵嘴兒笑這一日寶玉也不出房門自己悶悶的只不過拿書解悶或弄筆墨也不使喚家人只叫四兒答應誰知這個四兒是個乖巧不過的了頭見寶玉

用他他便變盡方法籠絡寶玉至晚飯後寶玉因吃了兩杯酒眼饒耳熱之餘若往日則有襲人等大家喜笑有興今日却冷清清的一人對燈好沒興趣待要趕了他們去又怕他們得了意已後越來勸了若拿出作上人的模樣鎮唬他們似乎無情太甚說不得橫了心只當他們死了橫豎自家也要過的便權當他們死了毫無牽掛反能怡然自悅因命四兒剪燭烹茶自己看了一回南華經至外篇胠篋一則其文曰故絕聖棄智大盜乃止摘玉毀珠小盜不起焚符硬璽而民朴鄙剖斗折衡而民不爭殫殘天下之聖法而民始可與論議擢亂六律鑠絕竿瑟塞瞽曠

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聰矣滅文章散五彩膠離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毀絕鈎繩而棄規矩儻工垂之指而天下始人含其巧矣看至此意趣洋洋趁着酒興不禁提筆續曰焚花散麝而閨閣始人含其勸矣戕寶釵之仙姿灰黛玉之靈竅喪滅情意而閨閣之美惡始相類矣彼含其勸則無參商之虞矣戕其仙姿無戀愛之心矣灰其靈竅無才思之情意彼釵玉花麝者皆張其羅而穴其墮所以迷眩纏陷天下者也續畢擲筆就寢頭剛着枕便忽然睡去一夜竟不知所之直至天明方醒翻身看時只見襲人和衣睡在衾上寶玉將昨日的事已付之度外便推

他說道起來好生睡着看凍了原來襲人見他無曉夜和姊妹厮鬧若真勸他料不能改故用柔情以警之料他不過半日片刻仍復好了不想寶玉一日夜竟不回轉自己反不得主意直一夜沒好生睡今忽見寶玉如此料是他心意回轉便索性不睬他寶玉見他不應便停手替他解衣剛解開了鈕子被襲人將手推開又自扣了寶玉無法只得拉他的手笑道你倒底怎麼了連問幾聲襲人睜眼說道我也不怎麼你睡醒了你自過那邊房裏去梳洗再遲了就趕不上了寶玉道我過那裡去襲人冷笑道你問我我知道罵你愛那裡去就過那裏去從今偕們兩個丟

開手省得雞生鵝鬪叫別人笑橫豎那邊膩了過來這邊又有個甚麼四兒五兒伏侍我們這起東西可是白玷辱了好名好姓的寶玉笑道你今兒還記着呢襲人道一百年還記着呢比不得你拿着我的話當耳旁風夜裡說了早起就忘了寶玉見他嬌嗔滿面情不可禁便向枕邊拿起一根玉簪來一跌兩段說道我再不聽你說就同這簪一樣襲人忙的拾了簪子說道大早起這是何苦來聽不聽甚麼要緊也值得這個樣子寶玉道你那裡知道我心裡急襲人笑道你也知道着急麼可知我心裡怎麼樣快起來洗臉去罷說着二人方起來梳洗寶玉往上房去後

誰知黛玉走來見寶玉不在房中因翻弄案上書看可巧  
便翻出昨兒的莊子來看見寶玉所續之處不覺又氣又  
笑不禁也題筆續一絕云

無端弄筆是何人

勦襲南華莊子文

不悔自家無見識

却將醜語詆他人

題畢也往上房來見賈母後往王夫人處來誰知鳳姐之  
女大姐兒病了正亂着請大夫診脈大夫說替夫人奶奶  
們道喜姐兒發熱是見喜了並非別症王夫人鳳姐聽了  
忙遣人問可好不好大夫回道症雖險却順倒還不妨預  
備桑蟲猪尾要緊鳳姐聽了登時忙將起來一面打掃房

屋供奉痘疹娘娘一面傳與家人忌煎炒等物一面命平  
兒打點鋪蓋衣服與賈璉隔房一面又拿大紅尺頭與奶  
子了頭親近人等裁衣外面又打掃淨室款留兩位醫生  
輪流斟酌診脈下藥十二日不放家去賈璉只得搬出外  
書房來安歇鳳姐與平兒都隨王夫人日日供奉娘娘那  
賈璉只離了鳳姐便要尋事獨寢了兩夜十分難熬只得  
暫將小廝內清俊的選來出火不想榮國府內有一個極  
不成才破爛酒頭厨子名喚多官人見他懦弱無能都喚  
他作多渾虫因他父母給他娶了一個媳婦今年方二十  
歲也有幾分人材又兼生性輕薄最喜拈花惹草多渾虫

又不理論只是有酒有肉有錢便諸事不管了所以甯榮二府之人都得入手因這媳婦妖嬈異常輕浮無比衆人都呼他作多姑娘兒如今賈璉在外熬煎往日也見過這媳婦垂涎久了只是內懼嬌妻外懼變童不會下得手那多姑娘兒也有意於賈璉只恨沒空今聞賈璉搬在外書房來他便沒事也要走三四輪去招惹賈璉似饑鼠一般少不得和心腹的小廝們計議多以金帛相許焉有不允之理况都和這媳婦是舊友一說便成是夜多渾虫醉倒在炕二鼓人定賈璉便溜進來相會一見面早已神魂失據也不及情談款敘便寬衣動作起來誰知這媳婦有天

生的奇趣一經男子挨身便覺遍體筋骨癱軟使男子如卧綿上更兼淫態浪言壓倒娼妓賈璉此時恨不得渾身化在他身上那媳婦故作浪語在下說道你家女兒出花兒供着娘娘你也該忌兩日倒爲我腌臢了身子快離了我這裡罷賈璉一面大動一面喘吁吁答道你就是娘娘那裡還管甚麼娘娘那媳婦越浪起來賈璉不禁醜態畢露一時事畢兩個又盟山誓海難捨難分自此後遂成相契一日大姐毒盡癩回十二日後送了娘娘合家祭天祀祖宗還愿焚香慶賀放賞已畢賈璉仍復搬進臥室見了鳳姐正是俗語云新婚不如遠別更有無限恩愛自不必



細說次日早起鳳姐往房裡去後平兒收拾外邊拿起  
來的衣服鋪蓋不承望枕套中抖出一綰青絲來平兒會  
意忙藏在袖內便走至這邊房內拿出頭髮來向賈璉笑  
道這是甚麼賈璉一見連忙搶上來要奪平兒便跑被賈  
璉一把揪住按在炕上從手中來奪平兒笑道你是沒良  
心的我好意瞞着他來問你你到賭狠等他回來我告訴  
了看你怎麼樣賈璉聽說忙陪笑央求道好人你賞我罷  
我再不敢賭狠了一語未了只聽鳳姐聲音進來賈璉聽  
見鬆了不是搶又不是只叫好人別叫他知道平兒纔起  
身鳳姐已走進來命平兒快開匣子替太太找樣子平兒

忙答應了我時鳳姐見了賈璉忽然想起來便問平兒前  
日拿出去的東西都收進來沒有平兒道收進來了鳳姐  
道可少甚麼沒有平兒道細細查了並沒少一件兒鳳姐  
又道可多甚麼沒有平兒笑道不少就罷了怎麼還有得  
多出來鳳姐又笑道這個半月難保干淨或者有相厚的  
丟下的東西戒指汗巾等物亦未可定一席話說的賈璉  
臉都黃了在鳳姐身後只望着平兒殺雞抹脖使眼色  
求他遮蓋平兒只作看不見因笑道怎麼我的心就和奶  
奶一樣我就怕有這麼的留神搜了一搜竟一點破綻也  
沒有奶奶不信親自搜一搜鳳姐笑道傻了頭他便有這

些東西那裡就叫偕們搜着說着拿了樣子去了平兒指着鼻子搖着頭兒笑道這件事你該怎麼謝我呢喜得賈連眉開眼笑跑過來攬着心肝腸兒肉兒亂叫平兒手裡拿着頭髮笑道這是一輩子的把柄兒好就好不好偕們就抖出這個來賈璉笑着央告道你好生收着罷千萬可別叫他知道口裡說着瞅他不隄防一把便搶過來笑道你拿着終是禍胎不如我燒了就完了事了一面說一面掖在靴掖子內平兒咬牙道沒良心的過了河兒就拆橋明兒還想我替你撒謊呢賈璉見他嬌俏動情便攬着求歡平兒奪手跑了出來急得賈璉灣着腰恨道死促狹小

娼婦兒一定浪上人的火來他又跑了平兒在牕外笑道我浪我的誰叫你動火難道圖你受用叫他知道了又不肯貸我呀賈璉道你不用怕他等我性子上來把這醋確子打個稀爛他纔認得我呢他防我像防賊似的只許他同男子說話不許我和女人說話我和女人說話畧近些他就疑惑他不論小叔子姪兒大的小的說說笑笑就不怕我吃醋了已後我也不許他見人平兒道他醋你使得你醋他使不得他原行的正走的正你行動便有壞心連我也不放心別說他呀賈璉道你兩個一口賊氣都是你們行的是我凡行動都存壞心多早晚纔叫你們都死在

我手裡呢一句未了鳳姐走進院來因見平兒在廳外就問道要說話怎麼不在屋裡跑出來隔着牕子是甚麼意思賈璉在內接嘴道你可問他倒像屋裡有老虎吃他呢平兒道屋裏一個人沒有我在他跟前作什麼鳳姐笑道正是沒人纔好呢平兒聽說便道這話是說我麼鳳姐便笑道不說你說誰平兒道別叫我說出好話來了說着也不打簾子一徑往那邊去了鳳姐自掀簾子進來說道平兒了頭瘋魔了這蹄子認真要降伏起我來了仔細你的皮要緊賈璉聽了倒在炕上拍手笑道我竟不知平兒這麼利害從此倒服了他了鳳姐道都是你興的他我只和你算帳就完了賈璉聽了啐道你兩個不睦又拿我來墊喘兒我躲開你們鳳姐道我看你躲到那裡去賈璉道我有處去說着就走鳳姐道你別走我有話和你說呢不知何事且聽下回分解

評曰

天色纔明寶玉卽披衣鞞鞋往黛玉房中描出寶玉夜間雖睡在自己房中却一心只在黛玉湘雲處與西廂梵王宮殿月輪高句一樣筆法

湘雲剩水殘香寶玉以爲鮮潔非常描盡意淫二字湘雲替寶玉梳頭查看失珠一顆暗補從前梳洗已

非一次

寶釵聽襲人說話有心賞識留神探問爲後文伏筆  
且暗寫寶釵端重與湘雲黛玉不同

四兒纔伺候寶玉便想設去籠絡已伏將來被攆之  
由

寶玉續南華經雖是一時興趣却是後來勘破根苗  
但此時寶玉在忽迷忽悟之時且欲釵玉花麝自己  
焚散戕滅並非自能解脫故隨卽斷誓仍纏綿  
於色魔也

黛玉題詩諷誚說不悔自家無見識駁得極是此卽  
作者之意

賈璉私通多兒爲後來私通鮑二妻及私娶尤二姐  
引子

平兒搜得頭髮旣壓服主人又卽以示恩真是可人  
賈璉說不論小叔小姪兒說說笑笑却也看出破綻  
平兒說別叫我說出好話來是皮裡陽秋

紅樓夢卷二十一終

紅樓夢卷二十二

第二十二回

洞庭王希廉雪香評

聽曲文寶玉悟禪機

製燈謎賈政悲識語

話說賈璉聽鳳姐兒說有話商量因止步問是何話鳳姐道二十一是薛妹妹的生日你倒底怎麼樣賈璉道我知道怎麼樣你連多少大生日都料理過了這會子倒沒有主意了鳳姐道大生日是有一定的規例如今他這生日大又不是小又不是所以和你商量賈璉聽了低頭想了半日道你竟糊塗了現有比例那林妹妹就是例往年怎麼給林妹妹做的如今也照依給薛妹妹做就是了鳳姐

聽了冷笑道我難道這個也不知道我原也這麼想定了但昨日聽見老太太說問起大家的年紀生日來聽見薛大妹妹今年十五歲雖不是整生日也算得將笄之年老太太說要替他做生日自然與往年給林妹妹的不同了賈璉道既如此就比林妹妹的多增些鳳姐道我也這麼想着所以討你的口氣我若私自添了東西你又怪我不告訴明白你了賈璉笑道罷罷這空頭情我不領你不盤察我就叢了我還怪你說着一徑去了不在話下且說史湘雲住了兩日因要回去賈母因說等過了你寶姐姐的生日看了戲再回去史湘雲聽了只得住下又一面遣人

回去將自己舊日作的兩件鍼線活計取來爲寶釵生辰之儀誰想寶母自見寶釵來了喜他穩重和平正值他纔過第一個生辰便自己蠲資二十兩喚了鳳姐來交與他備酒戲鳳姐奏趣笑道一個老祖宗給孩子們做生日不拘怎樣誰還敢爭又辦什麼酒席既高興要熱鬧就說不得自己花費幾兩老庫裏的體己這早晚找出這霉爛的二十兩銀子來做東意思還叫我們賠上果然拿不出來也罷了金的銀的圓的扁的壓塌了箱子底只是累措我們舉眼看看誰不是你老人家的兒女難道將來只有寶兄弟頂你老人家上五臺山不成那些東西只留與他我

們如今雖不配使也別苦了我們這個殼酒的殼戲的說的滿屋裏都笑起來賈母亦笑道你們聽聽這嘴我也算會說的了怎麼說不過這猴兒你婆婆也不敢強嘴你就和我哪阿哪阿鳳姐笑道我婆婆也是一樣的疼寶玉我也沒處去訴冤倒說我強嘴說着又引賈母笑了一會賈母十分喜悅到晚上衆人都在賈母前定省之餘大家娘兒姊妹等說笑時賈母因問寶釵愛聽何戲愛吃何物寶釵深知賈母年老人喜熱鬧戲文愛吃甜爛之物便總依賈母素喜者說了一遍賈母更加喜歡次日先送過衣服玩物去王夫人鳳姐黛玉等諸人皆有隨分的不須細說

至二十一日就賈母內院搭了家常小巧戲臺定了一班新出小戲崑弋兩腔俱有就在賈母上房擺了幾席家宴酒席並無一個外客只有薛姨媽史湘雲寶釵是客餘者皆是自己人這日早起寶玉因不見林黛玉便到他房中來尋只見黛玉歪在炕上寶玉笑道起來吃飯去就開戲了你愛聽那一齣我好點黛玉冷笑道你既這樣說你就特叫一班戲揀我愛的唱與我聽這會子犯不上借着光兒問我寶玉笑道這有甚麼難的明兒就這樣行也叫他們借着借們的光兒一面說一面拉他起來攜手出去吃了飯點戲時賈母一面先叫寶釵點寶釵推讓一遍無法

只得點了一齣西遊記賈母自是歡喜然後便命鳳姐點  
鳳姐雖有王夫人在前但因賈母之命不敢違拗且知賈  
母喜熱鬧更喜謔笑科諢便先點了一齣却是劉二當衣  
賈母果真更又喜歡然後便命黛玉點黛玉又讓王夫人  
等先點賈母道今兒原是我特帶着你們取樂偕們只管  
偕們的別理他們我巴巴的唱戲擺酒爲他們不成他們  
在這裏白聽白吃已經便宜了還讓他們點戲呢說着大  
家都笑黛玉方點了一齣然後寶玉史湘雲迎春探春惜  
春李紈等俱各點了按齣扮演至上酒席時賈母又命寶  
釵點寶釵點了一齣魯智深醉鬧五台山寶玉道你只好

點這些戲寶釵道你白聽了這幾年戲那裡知道這齣戲  
的好處排場又好詞藻更妙寶玉道我從來怕這些熱鬧  
戲寶釵笑道要說這一齣熱鬧還算你不知戲呢你過來  
我告訴你這一齣戲是一套北點絳唇鏗鏘頓挫那音律  
不用說是好的了只那詞藻中有一隻寄生草填得極妙  
你何曾知道寶玉見說的這般好便奏近來央告好姐姐  
念與我聽聽寶釵便念道

漫搵英雄淚相離處士家謝慈悲剃度在英臺下沒  
緣法轉眼分離乍赤條條來去無牽掛那裡討煙蓑  
雨笠捲單行一任俺芒鞋破鉢隨緣化



寶玉聽了喜的拍膝搖頭稱賞不已又讚寶釵無書不知林黛玉道安靜看戲罷還沒唱山門你就粧瘋了說的湘雲也笑了於是大家看戲到晚方散賈母深愛那做小旦的與一個做小丑的因命人帶進來細看時一發可憐兒因問年紀那小旦纔十一歲小丑纔九歲大家歎息了一回賈母令人另拿些肉菓與他兩個又另賞錢兩吊鳳姐笑道這個孩子扮上活像一個人你們再看不出寶釵心內也知道只點點頭不說寶玉也點了點頭亦不敢說史湘雲便接口道倒像林姐姐的模樣寶玉聽了忙把湘雲瞅了一眼使個眼色衆人聽了這話留神細看都笑起來

了說果然像得狠一時散了晚間湘雲便命翠縷把衣包收拾了翠縷道忙什麼等去的那日包也不遲湘雲道明早就走還在這裡做什麼看人家的嘴臉寶玉聽了這話忙近前說道好妹妹你錯怪了我林妹妹是個多心的人別人分明知道不肯說出來也皆因怕他惱誰知你不防頭就說了出來他豈不惱我怕你得罪了人所以纔使眼色你這會子惱了我豈不辜負了我若是別個那怕他得罪了十個人與我何干呢湘雲摔手道你那花言巧語別望着我說我也原不如你林妹妹別人拿他取笑都使得只我說了就有不是我原不配說他他是主子小姐我是

奴才了頭得罪了他了寶玉急的說道我倒不是爲你爲出不是來了我要有壞心立刻化成灰教萬人踐踏湘雲道大正月裡少信口胡說這些沒要緊的惡誓散語歪話說給那些小性兒行動愛惱人會轄治你的人聽去別叫我啐你說着至賈母裡間屋裡忿忿的躺着去了寶玉沒趣只得又來尋黛玉誰知纔進門便被黛玉推出來將門關上了寶玉又不解何故在廳外只是低聲叫好妹妹黛玉總不理他寶玉悶悶的垂頭不語襲人早知端的當此時再不能勸那寶玉只呆呆的站着黛玉只當他回去了却開了門只見寶玉還站在那裡黛玉不好再閉門寶玉因

隨進來問道凡事都有個緣故說來人也不委曲好好的就惱了到底是爲甚麼起黛玉冷笑道問的我倒好我也不知爲甚麼我原是給你們取笑的拿着我比戲子給衆人取笑寶玉道我並沒有比你也並沒有笑你爲什麼惱我呢黛玉道你還要比你還要笑你不比不笑比人家比了笑了的還利害呢寶玉聽說無可分辨黛玉又道這一節還可恕再者你爲甚麼又和雲兒使眼色這安的是甚麼心莫不是他和我頑就自輕自賤了他是公侯的小姐我們原是貧民家的了頭他和我頑設如我回了口豈不是他自惹輕賤你是這個主意不是你却也是好心只是

那一個不領你的情一般也惱了你又拿我作情倒說我小性兒行動肯惱人你又怕他得罪了我我惱他與你何干他得罪了我又與你何干寶玉聽了知方纔與湘雲私談他也聽見了細想自己原爲怕他二人生隙故在中間調停不料自己反落了兩處的貶謗正與前日所看南華經內巧者勞而智者憂無能者無所求蔬食而遨遊汎若不繫之舟又曰山水自寇源泉自盜等句因此越想越無趣再細想來如今不過這幾個人尙不能應酬妥協將來猶欲何爲想到其間也無庸分辯自己轉身回房林黛玉見他去了便知回思無趣賭氣去了一言也不會發不禁

自己越添了氣便說這一去一輩子也別來了也別說話那寶玉不理竟回來躺在牀上只是悶喟咄的襲人深知原委不敢就說只得以此事來解說因笑道今兒看了戲又勾出幾天戲來寶姑娘一定要還席呢寶玉冷笑道他還不還與我甚麼相干襲人見這話不似往日口吻因又笑道這是怎麼說好好的大正月裡娘兒們姊妹們都喜歡歡你又怎麼這個行景了寶玉冷笑道他們娘兒們姊妹們歡喜不歡喜也與我無干襲人笑道他們隨和你也隨和些豈不大家喜歡寶玉道甚麼大家彼此他們有大家彼此我只是赤條條無牽掛的言及此句不覺淚下

襲人見此景况不敢再說寶玉一細想這句意味不禁大  
哭起來翻身站起來至案邊提筆立占一偈云

你證我證 心證意證 是無有證

斯可云證 無可云證 是立足境

寫畢自己雖解悟又恐人看此不解因又填一隻寄生草  
寫在偈後又念一過自覺心中無有掛碍便上牀睡了誰  
知黛玉見寶玉此番果斷而去假以尋襲人爲由來視動  
靜襲人回道已經睡了黛玉聽了就欲回去襲人笑道姑  
娘請站着有一個字帖兒瞧瞧是甚麼話便將寶玉方纔  
所寫的與黛玉看黛玉看了知寶玉爲一時感忿而作不

覺可笑可歎便向襲人道作的是頑意兒無甚關係說畢  
便拿了回房去與湘雲同看次日又與寶釵看寶釵念其

詞曰

無我原非你從他不解伊肆行無碍憑來去茫茫着  
甚悲愁喜紛紛說甚親疎密從前碌碌却因何到如  
今回頭試想真無趣

看畢又看那偈語又笑道這個人悟了都是我的不是是  
我昨兒一支曲子惹出來的這些道書機鋒最能移性明  
兒認真起來說些瘋話存了這個念頭豈不是從我這  
支曲子起我成了個罪魁了說着便撕了個粉碎遞與了

頭們叫快燒了黛玉笑道不該撕了等我問他你們跟我來包管叫他收了這個癡心邪說三人果往寶玉屋裡來黛玉先笑道寶玉我問你至貴者寶至堅者玉爾有何貴爾有何堅寶玉竟不能答二人笑道這樣愚鈍還忝禪呢湘雲也拍手笑道寶哥哥可輸了黛玉又道你那偈末云無可云證是立足境固然好了只是據我看來還未盡善我還續兩句在後因念云無立足境方是干淨寶釵道實在這方悟徹當日南宗六祖惠能初尋師至韶州聞五祖宏忍在黃梅他便充役火頭僧五祖欲求法嗣令徒弟諸僧各出一偈上座神秀說道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

時勤拂拭莫使有塵埃彼時惠能在廚房確米聽了這偈說道美則美矣了則未了因自念一偈曰菩提本非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染塵埃五祖便將衣鉢傳他今兒這偈云亦同此意了只是方纔這句機鋒尙未完全了結這便丟開手不成黛玉笑道他不能答就算輸了這會子答上了也不爲出奇了只是以後再不許談禪了連我們兩個所知所能的你還不知不能呢還去忝禪呢寶玉自己以爲覺悟不想忽被黛玉一問便不能答寶釵又比出語錄來此皆素不見他們能者自己想了一想原來他們比我的知覺在先尙未解悟我如今何必自尋苦惱

想畢便笑道誰又忝禪不過是一時的頑話兒罷了說畢  
四人仍復如舊忽然人報娘娘差人送出一個燈謎來命  
他們大家去猜猜後每人也作一個送進去四人聽說忙  
出來至賈母上房只見一個小太監拿了一盞四角平頭  
白紗燈端爲燈謎而製上面已有了一個衆人都爭看亂  
猜小太監又下諭道衆小姐猜着不要說出來每人只暗  
暗的寫了一齊封送進去候娘娘自驗是否寶釵聽了近  
前一看是一首七言絕句並無新奇口中少不得稱讚只  
說難猜故意尋思其實一見早猜着了寶玉黛玉湘雲探  
春四個人也都解了各自暗暗的寫了一並將賈環賈蘭

等傳來一齊各揣心機猜了寫在紙上然後各人拈一物  
作成一謎恭楷寫了掛於燈上大監去了至晚出來傳諭  
道前日娘娘所製俱已猜着惟二小姐與三爺猜的不是  
小姐們作的也都猜了不知是否說着也將寫的拿出來  
也有猜着的也有猜不着的太監又將頒賜之物送與猜  
着之人每人一個宮製詩筒一柄茶筴獨迎春賈環二人  
未得迎春自以爲頑笑小事並不介意賈環便覺得沒趣  
且又聽太監說三爺所作這個不通娘娘也沒猜着叫我  
帶回問三爺是個甚麼衆人聽了都來看他作的是甚麼  
寫道

大哥有角只八個

二哥有角只兩根

大哥只在牀上坐

二哥愛在房上蹲

衆人看了大發一笑賈環只得告訴太監說是一個枕頭一個獸頭太監記了領茶而去賈母見元春這般有興自己一發喜樂便命速作一架小巧精緻圍屏燈來設於堂屋命他姊妹們各自暗暗的做了寫出來粘在屏上然後預備下香茶細菓以及各色玩物爲猜着之賀賈政朝罷見賈母高興况在節間晚上也來承歡取樂上面賈母賈政寶玉一席王夫人寶釵黛玉湘雲又一席迎春探春惜春三人又一席俱在下面地下婆子了鬟站滿李官裁王

鳳凰二人在裡間又一席賈政因不見賈蘭便問怎麼不見蘭哥兒地下女人們忙進裡間問李氏李氏起身笑着回道他說方纔老爺並沒去叫他他不肯來婆子回覆了賈政衆人都笑說天生的牛心古怪賈政忙遣賈環與兩個婆子將賈蘭喚來賈母命他在身邊坐了抓菓子與他吃大家說笑取樂往常間只有寶玉長談濶論今日賈政在這裡便唯唯而已餘者湘雲雖係閨閣弱質却素喜談論今日賈政在席也自拈口禁語黛玉本性嬌懶不肯多話寶釵原不妄言輕動便此時亦是坦然自若故此一席雖是家常取樂反見拘束賈母亦知因賈政一人在此所

致酒過三巡便攆賈政去歇息賈政亦知賈母之意攆了他去好讓他姊妹兄弟們取樂因陪笑道今日原聽見老太太這裡大設春燈雅謎故也備了綵禮酒席特來入會何疼孫子孫女之心便不略賜與兒子半點賈母笑道你在這裡他們都不敢說笑沒的倒教我鬧的慌你要猜謎我便說一個你猜猜不着是要罰的賈政忙笑道自然受罰若猜着了也要領賞呢賈母道這個自然便念道

猴子身輕站樹梢

打一菓名

賈政已知是荔枝故意亂猜罰了許多東西然後方猜着了也得了賈母的東西然後也念一個燈謎與賈母猜念

道

身自端方

體自堅硬

雖不能言

有言必應

打一用物

說畢便悄悄的說與寶玉寶玉會意又悄悄的告訴了賈母賈母想了一想果然不差便說是硯台賈政笑道到底是老太太一猜就是回頭說快把賀彩獻上來地下婦女答應一聲大盤小盒一齊捧上賈母逐件看去都是燈節下所用所頑新巧之物心中甚喜遂命給你老爺斟酒寶玉執壺迎春送酒賈母因說你瞧瞧那屏上都是他姐兒



們做的再猜一猜我聽賈政答應起身走至屏前只見第  
一個是元妃的寫着道

能使妖魔胆盡摧

身如束帛氣如雷

一聲震得人方恐

回首相看已化灰

打一物

賈政道這是爆竹呢寶玉答道是賈政又看迎春的道

天運人功理不窮

有功無運也難逢

因何鎮日紛紛亂

只為陰陽數不同

打一用物

賈政道是算盤迎春笑道是又往下看是探春的道

階下兒童仰面時

清明糝點最堪宜

遊絲一斷渾無力

莫向東風怨別離

打一物

賈政道好像風箏探春道是賈政再往下看是黛玉的道

朝罷誰攜兩袖烟

琴邊衾裏兩無緣

曉籌不用雞人報

五夜無煩侍女添

焦首朝朝還暮暮

煎心日日復年年

光陰荏苒須當惜

風雨陰晴任變遷

打一物

賈政道這個莫非更香寶玉代言道是賈政又看道

南面而坐北面而朝象憂亦憂象喜亦喜

打一物

賈政道好好我猜鏡子妙極寶玉笑回道是賈政道這一個却無名字是誰做的賈母道這個大約是寶玉做的賈政就不言語往下再看寶釵的道是

有眼無珠腹內空

荷花出水喜相逢

梧桐葉落分離別

恩愛夫妻不到冬

打一物

賈政看完心內自忖道此物還到有限只是小小年絕作此等言語更覺不祥看來皆非福壽之輩想到此處愈覺

煩悶大有悲戚之狀只是垂頭沉思賈母見賈政如此光景想到他身體勞乏又恐拘束了他象姊妹不得高興頑耍卽對賈政道你竟不必在這裡了安歇去罷讓我們再坐一會子也就散了賈政一聞此言連忙答應幾個是又勉強勸了賈母一回酒方纔退出去了回至房中只是思索番來覆去甚覺悽惋這裡賈母見賈政去了便道你們樂一樂罷一語未了只見寶玉跑至圍屏燈前指手畫腳信口批評這個這一句不好那個破的不恰當如同開了鎖的猴子一般黛玉便道還像方纔大家坐着說說笑笑豈不斯文些兒鳳姐自裡間屋裡出來插口說道你這個

人就該老爺每日合你寸步不離方好剛纔我忘了爲甚麼不當着老爺攛掇叫你作詩謎兒這會子不怕你不出洋呢說的寶玉急了拉着鳳姐兒厮纏了一會賈母又與李官裁並衆姊妹等說笑了一會子也覺有些困倦聽了聽已交四鼓了因命將食物撤去賞與衆人隨起身道我們安歇罷明日還是節呢該當早起明日晚上再頑罷於是衆人散去再聽下回分解

評曰

寶釵生日賈母獨捐資辦戲已見賈母屬意寶釵

黛玉悶睡房中必待寶玉拉起然後山來是暗寫醋

意

寶釵點醉鬧五臺山念出寄生草一曲分明是寶玉後來避入空門樣子

史湘雲心真口快說出小旦像黛玉當下並不提黛玉着惱直至人散後方說破而黛玉惱湘雲光景已活現紙上妙極若於席間露出則與賈母特辦戲酒面上不好收拾此文章於事後追神法

寶玉一偈一詞却已入悟境不過尙有人我相若後文六祖之偈真是離一切諸相

黛玉續偈之無立足境方是乾淨固爲超脫而其不

壽亦於此可見

寶釵引語緣是不要寶玉談禪但以冰阻水冰消水  
長恐寶玉禪心因此更深不特寄生草一曲悞了寶  
玉也是文章暗深一層法

各人燈謎就是各人的小照與紅樓夢曲遙遙照應  
寶釵燈謎是竹夫人

第二十二回於慶壽賞燈熱鬧中插入禪機讖謎如  
夏至炎熱一陰已生置與造化同功

紅樓夢卷二十二終

紅樓夢卷二十三

第二十三回

洞庭王希廉雪香評

西廂記妙詞通戲語

牡丹亭豔曲警芳心

話說賈元春自那日幸大觀園回宮去後便命將那日所  
有的題咏命探春依次抄錄妥協自己編次敘其優劣又  
令在大觀園勒石爲千古風流雅事因此賈政命人各處  
選拔精工名匠大觀園磨石鑄字賈珍率領賈蓉賈萍等  
監工因賈薈又管理着文官等十二個女戲子並行頭等  
事不得空閒因此又將賈蓆賈菱喚來監工一日燙蠟釘  
硃動起手來這也不在話下且說那個玉皇廟並達摩菴

兩處一班的十二個小沙彌並十二個小道士如今挪出大觀園來賈政正想發到各廟去分住不想後街上住的賈芹之母周氏正打算到賈政這邊謀一個大小事件與兒子管管也好弄些銀錢使用可巧聽見這邊有事便坐車來求鳳姐鳳姐因見他素日不大拿班做勢的便依允了想了幾句話便回王夫人說這些小和尚道士萬不可打發到別處去一時娘娘出來就要應承的儻或散了若再用時可又費事依我的主意不如將他們都送到家廟鐵檻寺去月間不過派一個人拿幾兩銀子去買柴米就是了說聲用走去叫一聲就來一點兒不費事王夫人聽

了便商之於賈政賈政聽了笑道倒是提醒了我就是這樣即時喚賈璉賈璉正同鳳姐吃飯一聞呼喚放下飯便走鳳姐一把拉住笑道你且站住聽我說話若是別的事我不管若是爲小和尚小道士們的那事好歹依我這麼着如此這般教了一套話賈璉笑道我不知道你有本事你說去鳳姐聽說把頭一梗把筷子一放腮上帶笑不笑的瞅着賈璉道你當真還是頑話兒賈璉笑道西廊下五嫂子的兒子芸兒來求了我兩三遭要件事管管我應了叫他等着好容易出來這件事你又奪了去鳳姐兒笑道你放心園子東北角上娘娘說了還叫多多的種松柏樹

樓底下還叫種些花草等這件事出來我包管叫芸兒管這工程賈璉道果然這樣也倒罷了但只一件昨日晚上我不過是要改個樣兒你就扭手扭腳的鳳姐聽了啞的一聲笑了向賈璉啐了一口低下頭便吃飯賈璉一徑笑着去了走到前面見了賈政果然是爲小和尚的事賈璉便依了鳳姐的主意說道看來芹兒到大大的出息了這件事竟交與他去管辦橫豎照在裏頭的規例每日叫芹兒支領就是了賈政原不大理論這些小事聽賈璉如此說便依允了賈璉回至房中告訴鳳姐鳳姐卽命人去告訴周氏賈芹便來見賈璉夫妻感謝不盡鳳姐又做情先

支三個月的費用叫他寫了領字賈璉批票畫了押登時發了對牌出去銀庫上按數發出三個月的供給來白花銀三百兩賈芹隨手拈了一塊與掌平的人叫他們吃了茶罷於是命小廝拿了回家與母親商議登時僱個腳驢自己騎又僱幾輛車子至榮國府角門前喚出二十四個人來坐上車子一徑往城外鐵轅寺去了當下無話如今且說賈元春在宮中編大觀園題咏之後忽想起那園中的景致自從幸過之後父親必定謹敬對鎖不叫人進去豈不辜負此園况家中現有幾個能詩會賦的姊妹們何不叫他們進去居住也不使佳人落魄花柳無顏却又想

寶玉自幼在姊妹叢中長大不比別的兄弟若不叫他進去又怕冷落了他恐祖母與母親心上不喜須得也叫他進去居住方妥命太監夏忠到榮府下一道諭命寶釵等在園下居住不可封錮命寶玉也隨進去讀書賈政王夫人接了諭命夏忠去後便回明賈母遣人進去各處收拾打掃安設簾幔牀帳別人聽了還猶自可惟寶玉喜之不足勝正和賈母盤算要這個要那個忽見了環來說老爺叫寶玉寶玉呆了半晌登時掃了興臉上轉了色便拉着賈母扭的扭股兒糖似的死也不敢去賈母只得安慰他道好寶貝你只管去有我呢他不敢委曲了你況你做了這

篇好文章想是娘娘叫你進園去住他吩咐你幾句話不過是怕你在裏頭淘氣他說什麼你只好生答應着就是了一面安慰一面喚了兩個老嫗嫗來吩咐好生帶了寶玉去別叫他老子唬着他老嫗嫗答應了寶玉只得前去一步挪不了三寸蹭到這邊來可巧賈政在王夫人房中商議事情金釧兒彩雲彩鳳繡鸞繡鳳等衆了頭都在廊簷下站着呢一見寶玉都抿着嘴只笑他金釧一把拉着寶玉悄悄的說道我這嘴上是纔擦的香漬的胭脂你這會子可吃不吃了彩雲一把推開金釧笑道人家心裏正不自在你還要奚落他趁這會子喜歡快進去罷寶玉只

續修系本卷一  
第二十三回  
得挨門進去原來賈政和王夫人都在裏間呢趙姨娘打起簾子寶玉挨身而入只見賈政和王夫人對坐在炕上說話地下一排椅子迎春探春惜春賈環四人都坐在那裏一見他進來惟有探春惜春和賈環站了起來賈政一舉目見寶玉站在跟前神彩飄逸秀色奪人又看見賈環人物委瑣舉止粗糙忽又想起賈珠來再看看王夫人只有這一個親生的兒子素愛如珍自己的鬚鬢將已蒼白因這幾年上把平日嫌惡寶玉之心不覺減了八九分半晌說道娘娘吩咐你說日日在外遊嬉漸次踈懶如今叫禁管你同姐妹們在園裏讀書你可好生用心習學再不

守分安常你可仔細寶玉連連答應了幾個是王夫人便拉他在身邊坐下他姊妹三人依舊坐下王夫人摸索着寶玉的脖項說道前兒的丸藥都吃完了沒有寶玉答應道還有一丸王夫人說明早再取十丸來天天臨睡時候叫襲人伏侍你吃了再睡寶玉道自從太太吩咐了襲人天天臨睡打發我吃的賈政便問道誰叫襲人王夫人道是個了頭賈政道了頭不拘叫個甚麼罷了是誰起這樣刁鑽的名字王夫人見賈政不自在了便替寶玉掩飾道是老太太起的賈政道老太太如何曉得這樣的話一定是寶玉寶玉見瞞不過只得起身回道因素日讀詩會記



古人有句詩云花氣襲人知晝暖因這了頭姓花便隨意起的王夫人忙向寶玉說道你回去改了罷老爺也不用爲這小事生氣賈政道其實也無妨礙不用改只可見寶玉不務正專在這些濃詞豔詩上做工夫說畢斷喝了一聲作孽的畜生還不出去王夫人也忙道去罷去罷怕老太太等吃飯呢寶玉答應了慢慢的退出去向金釧兒笑着伸伸舌頭帶着兩個老嫗嫗一溜煙去了剛剛至穿堂門只見襲人倚門而立見寶玉平安回來堆下笑來問道叫你做甚麼寶玉告訴沒有甚麼不過怕我進園淘氣吩咐吩咐一面說一面回至賈母跟前回明原委只見林黛

玉正在那裡寶玉便問他你住在那一處好黛玉正盤算這事忽見寶玉一問便笑道我心裡想着瀟湘館好我愛那幾竿竹子隱着一道曲欄比別處幽靜寶玉聽了拍手笑道正合我的主意我也要叫你那裡去住我就在怡紅院偕們兩個又近又都清幽二人正計議就有賈政遣人來回賈母說二月二十一日是好日子哥兒姐兒們好搬進去的這幾日內遣人進去分派收拾薛寶釵住了蘅蕪苑林黛玉住了瀟湘館賈迎春住了綴錦樓探春住了秋掩書齋惜春住蓼風軒李氏住了稻香村寶玉住怡紅院每一處添兩個老嫗嫗四個了頭除各人奶娘親隨了頭

外另有專管收拾打掃的至二十二日一齊進去登時園  
 內花招綉帶柳拂香風不似前番那等寂寞了閒言少敘  
 且說寶玉自進園來心滿意足再無別項可生食求之心  
 每日只和姊妹了鬢們一處或讀書或寫字或彈琴下棋  
 作畫吟詩以至描鸞刺鳳鬪草簪花低吟悄唱拆字猜枚  
 無所不至倒也十分快意他會有幾首四時卽事詩雖不  
 算好却是真情真景

春夜卽事云

霞綃雲幄任鋪陳  
 隔巷蛙聲聽未真  
 枕上輕寒牕外雨  
 眼前春色夢中人

盈盈燭淚因誰泣  
 點點花愁爲我嗔  
 自是小鬟嬌懶慣  
 擁衾不耐笑言頻

夏夜卽事云

倦繡佳人幽夢長  
 金籠鸚鵡喚茶湯  
 牕明麝月開宮鏡  
 室靄檀雲品御香  
 琥珀杯傾荷露滑  
 玻璃檻納柳風涼  
 水亭處處齊紈動  
 簾捲朱樓罷晚粧

秋夜卽事云

絳雲軒裡絕喧嘩  
 桂魄流光浸茜紗  
 苔鎖石紋容睡鶴  
 井飄桐露濕樓鴉

抱衾婢至舒金鳳

倚檻人歸落翠花

靜夜不眠因酒渴

沉煙重撥索烹茶

冬夜卽事云

梅魂竹夢已三更

錦闕鸚衾睡未成

松影一庭惟見鶴

梨花滿地不聞鶯

女奴翠袖詩懷冷

公子金貂酒力輕

却喜侍兒知試茗

掃將新雪及時烹

不說寶玉閒吟且說這幾首詩當時有一等勢利人見是榮國府十二三歲的公子做的抄錄出來各處稱頌再有等輕薄子弟愛上那風流妖豔之句也寫着扇頭壁上不

時吟哦賞讚因此上竟有人來尋詩覓字倩畫求題的寶玉一發得意每日家做這些外務誰想靜中生動忽一日不自在起來這也不好那也不好出來進去只是悶悶的園中那些女孩子正是混沌世界天真爛漫之時坐臥不避嬉笑無心那裡知寶玉此時的心事那寶玉心內不自在便懶在園內只在外頭鬼混却又癡癡的茗烟見他這樣因想與他開心左思右想皆是寶玉頑煩了的只有這件寶玉不曾看見過想畢便走到書坊內把那古今小說並那飛燕合德武則天揚貴妃的外傳與那傳奇角本買了許多來引寶玉寶玉一看如得珍寶茗烟又囑咐道不

可拿進園去若叫人知道了我就吃不了兜着走呢寶玉  
那裡肯不拿進去躊躇再四單把那文理雅道些的揀了  
幾部進去放在牀頂上無人時方看那粗俗過露的都藏  
於外面書房內那日正當三月中浣早飯後寶玉攜了一  
套會真記走到沁芳閣橋那邊桃花底下一塊石上坐着  
展開會真記從頭細看正看到落紅成陣只見一陣風過  
樹上桃花吹下一大斗來落得滿身滿書滿地皆是花片  
寶玉要抖將下來恐怕腳步踐踏了只得兜了那花瓣來  
至池邊抖在池內那花瓣浮在水面飄飄蕩蕩竟流出沁  
芳閣去了回來只見地下還有許多花瓣寶玉正躊躇間

只聽背後有人說道你在這裡做什麼寶玉一回頭却是  
林黛玉來了肩上担着花鋤花鋤上掛着紗囊手內拿着  
花笺寶玉笑道好好來把這個花掃起來摺在那水裡去  
罷我纔摺了好些在那裡呢林黛玉道摺在水裡不好你  
看這裡的水干淨只一流出去有人家的地方什麼沒有  
仍舊把花遭塌了那畸角上我有一個花塚如今把他掃  
了裝在這絹袋裡埋在那裡日久隨土化了豈不干淨寶  
玉聽了喜不自禁笑道待我放下書幫你來收拾黛玉道  
甚麼書寶玉見問慌的藏之不迭便說道不過是中庸大  
學黛玉道你又在我跟前弄鬼趁早兒給我瞧瞧好多着

呢寶玉道妹妹若論你我是不怕的你看了好歹別告訴別人真正這是好文章你若看了連飯也不想吃呢一面說一面遞了過去黛玉把花具放下接書來瞧從頭看去越看越愛不頓飯時將十六齣俱已看完但覺詞句警人餘香滿口雖看完了却只管出神心內還點點記誦寶玉笑道妹妹你說好不好林黛玉笑道果然有趣寶玉笑道我就是個多愁多病的身你就是那傾國傾城的貌林黛玉聽了不覺帶腮連耳通紅登時豎起兩道似蹙非蹙的眉瞪了兩隻似睜非睜的眼桃腮帶怒薄面含嗔指着寶玉道你這該死的胡說好好的把這謠詞豔曲弄了來說

這些混帳話來欺負我我告訴舅舅舅母去說到欺負二字就把眼圈兒紅了轉身就走寶玉着了忙向前攔住道好妹妹千萬饒我這一遭原是我說錯了若有心欺負你明兒我掉在池子裡叫個癩頭龜吃了去變個大忘八等你明兒做了一品夫人病老歸西的時候我往你坟上替你駝一輩子碑去說的林黛玉撲嗤的一聲笑了一面揉着眼一面笑道一般唬的這個調兒還只管胡說吓原來也是個銀樣蠟鎗頭寶玉聽了笑道你說說你這個呢我也告訴去林黛玉笑道你說你會過目成誦難道我就不能一目十行麼寶玉一面收書一面笑道正經快把花埋

了罷別提那個了二人便收拾落花正纔掩埋妥協只見襲人走來說道那裡沒找到摸在道裡來那邊大老爺身上不好姑娘們都過去請安老太太叫打發你去呢快回去換衣服罷寶玉聽了忙拿了書別了黛玉同襲人回房房中自己悶悶的正欲回房剛走到梨香院牆角外只聽見牆內笛韻悠揚歌聲婉轉林黛玉便知是那十二個女子演習戲文雖未留心去聽偶然兩句吹到耳內明明白白一字不落道原來是姹紫嫣紅開遍似這般都付與斷井頽垣林黛玉聽了倒也十分感慨纏綿便止步側耳細

聽又唱道是良辰美景奈何天賞心樂事誰家院聽了這兩句不覺點頭自歎心下自思原來戲上也有好文章可惜世人只知看戲未必能領畧其中的趣味想畢又後悔不該胡想耽悞了聽曲子再聽時恰唱道只爲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黛玉聽了這兩句不覺心動神搖又聽道你在幽閨自憐等句越發如醉如癡跼立不住便一蹲身坐在一塊山子石上細嚼如花美眷似水流年八個字的滋味忽又想起前日見古人詩中有水流花謝兩無情之句再詞中又有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間之句又兼方纔所見西廂記中花落水流紅閑愁萬種之句都一時想起

來奏聚在一處仔細忖度不覺心痛神馳眼中落淚正沒  
個開交忽覺背後有人擊他一下及回頭看時原來是個  
女子未知是誰下回分解

評曰

芹兒管事在芸兒之先足見鳳姐之權朦於賈璉賈  
璉於說芹芸管事時忽帶說昨晚褻語描寫少年夫  
婦情景最爲深刻

寶玉同諸姊妹不住園中不能有許多事情但賈政  
古板必不肯辦元妃傳諭方好遵依是大觀園聚集  
之始

金釧戲言可見寶玉吃渠胭脂已非一次不但爲後  
事伏筆且爲前事補筆

寶玉四景詩是後來詩會聯句引子

寶玉一見小說傳奇便視同珍寶黛玉一見西廂便  
情意纏綿淫詞豔曲移人如此可畏可畏此處直伏  
四十二回情事

花塚埋花雖是雅事却是黛玉結果影子

黛玉聽曲至如花美眷似水流年二句想起多少古  
詩傷心落淚短命人往往如此

於聚集大觀園之始獨敘黛玉埋花傷心等事此黛

玉之所以終於園中也

紅樓夢卷二十三終

紅樓夢卷二十四

第二十四回

洞庭王希廉雪香評

醉金剛輕財尙義俠

癡女兒遺帕惹相思

話說林黛玉正在情思縈逗纏綿固結之時忽有人從背後擊了他一下說道你做什麼一個人在這裡林黛玉唬了一跳回頭看時不是別人却是香菱林黛玉道你這個傻了頭唬我一跳你這會子打那裡來香菱嘻嘻的笑道我來尋我們姑娘的總找不着他你們紫鵲也找你呢說璉二奶奶送了什麼茶葉來給你的回家去坐着罷一面說一面拉着黛玉的手回瀟湘館來果然鳳姐送了兩小



瓶上用新茶來林黛玉和香菱坐了談講些這一個繡的好那一個刺的精又下一回棋看兩句書香菱便走了不在話下如今且說寶玉因被襲人找回房去只見鴛鴦歪在牀上看襲人的針線呢見寶玉來了便說道你往那裡去了老太太等着你呢叫你過那邊請大老爺安去還不快去換了衣服走呢襲人便進房去取衣服寶玉坐在牀沿上褪了鞋等靴子穿的工夫回頭見鴛鴦穿着水紅綾子襖兒青緞子背心束着白縐綢汗巾兒臉向那邊低着頭看針線脖子上帶着扎花領子寶玉便把臉湊在脖項上聞那香氣不住用手摩挲其白膩不在襲人以下便挨

上身去涎臉笑道好姐姐把你嘴上的胭脂賞我吃了罷二面說一面扭股糖似的粘在身上鴛鴦便叫道襲人你出來瞧瞧你跟他一輩子也不勸勸他還是這麼着襲人抱了衣服出來向寶玉道左勸也不好右勸也不改你倒是怎麼樣你再這麼着這個地方可也就難住了一邊說一邊催他穿衣服同鴛鴦往前面來見過賈母出至外面入馬俱已齊備剛欲上馬只見賈璉請安回來正下馬二人對面彼此問了兩句話只見傍邊轉出一個人來請寶叔安寶玉看時只見這人生的容長臉長挑身材年紀只有十八九歲生得着實斯文清秀倒也十分面善只是想

不起是那一房的叫什麼名字賈璉笑道你怎麼發歎連他也認不得他是後廊上住的五嫂子的兒子芸兒寶玉笑道是了是我怎麼就忘了因問他母親好這會子什麼勾當賈芸指賈璉道我二叔說句話寶玉笑道你倒比先越發出跳了倒像我的兒子賈璉笑道好不害臊人家比你大四五歲呢就給你做兒子了寶玉笑道你今年十幾歲賈芸道十八了原來這賈芸最伶俐乖巧的聽寶玉說像他的兒子便笑道俗語說的好搖車兒裏的爺爺拄拐棍兒的孫子雖然年紀大山高遮不住太陽只從我父親死了這幾年也沒人照管若寶叔不嫌姪兒蠢認做兒

子就是姪兒的造化了賈璉笑道你聽見了認了兒子不是好開交的說着就進去了寶玉笑道明兒你閒了只管來找我別和他們鬼鬼祟祟的這會子我不得閒兒明日你到書房裏來和你說天話兒我帶你園裡頑去說着扳鞍上馬衆小廝隨往賈赦這邊來見了賈赦不過是偶感些風寒先述了賈母問的話然後自己請了安賈赦先站起來回了賈母問的話便喚人來帶進哥兒去太太屋裏坐着寶玉退出來至後面到上房邢夫人見了先站了起來請過賈母的安寶玉方請安邢夫人拉他上炕坐了方問別人又命人倒茶茶未吃完只見賈琮來問寶玉好邢

夫人道那裏找活猴兒去你那奶媽子死絕了也不收拾收拾弄得你黑眉烏嘴的那裏還像個大家子念書的孩字正說着只見賈環賈蘭小叔姪兩個也來請安邢夫人叫他兩個在椅子上坐着賈環見寶玉同邢夫人坐在一個坐褥上邢夫人又百般摸索撫弄他早已心中不自在了坐不多時便向賈蘭使個眼色兒要走賈蘭只得依他一同起身告辭寶玉見他們起身也就要一同回去邢夫人笑道你且坐着我還和你說話寶玉只得坐了邢夫人向他兩個道你們回去各人替我問各人母親好罷你們姑娘姐妹們都在這裏呢鬧的我頭昏今兒不留你們吃

飯了賈環等答應着便出去了寶玉笑道可是姐妹們都過來了怎麼不見邢夫人道他們坐了會子都往後頭不知那屋裏去了寶玉道大娘說有話說不知是什麼話邢夫人笑道那裏什麼話不過叫你等着同姐妹們吃了飯去還有一個好頑的東西給你帶回去頑兒娘兒兩個說着不覺有晚飯時候請過衆位姑娘們來調開桌椅羅列杯盤母女姊妹們吃畢了飯寶玉辭別賈赦向衆姐妹回家見過賈母王夫人等各自回房安歇不在話下且說賈芸進去見了賈璉因打聽可有什麼事情賈璉告訴他說前兒倒有一件事情出來偏生你孀娘再三求了我給了

賈芹了他許我說明兒園裡還有幾處要栽花木的地方等這個工成出來一定給你就是了那賈芸聽了半晌說道既是這樣我就等着罷叔叔也不必先在嬸娘跟前提我今兒來打聽的話到跟前再說也不遲賈璉道提他做什麼我那裏有這工夫說閒話兒呢明日還要到興邑去一走必須當日起回來方好你先去等着後日起更以後你來討信早了我不得閒說着便向後面換衣服去了賈芸出了榮國府回家一路思量想出一個主意來便一徑往他母舅卜世仁家來原來卜世仁現開香料舖方纔從舖子裏回來一見賈芸便問爲甚麼事來賈芸道有件事

求舅舅幫襯要用冰片麝香好歹舅舅每樣賒四兩給我八月節按數送了銀子來卜世仁冷笑道再休提賒欠一事前日也是我們舖子裡一個夥計替他的親戚賒了幾兩銀子的貨至今總未還上因此我們大家賠上立了合同再不許替親友賒欠誰要犯了就罰他二十兩銀子的東道況且如今這個貨也短你就拿現銀子到我們這小舖子裡來買也還沒有這些只好道扁兒去這是一件二則你那裡有正經事不過賒了去又是胡鬧你只說舅舅見你一遭兒就派你一遭兒不是你小人家狠不知好歹也要立個主意賺幾個錢弄弄穿的吃的我看着也喜歡

賈芸笑道舅舅說的有理但我父親沒的時節我年紀又小不知事體後來聽我母親說都還虧舅舅們在我們家去出主意料理的喪事難道舅舅是不知道的還是有一畝地兩間房子在我手裡花了不成巧媳婦做不出沒米的飯來叫我怎麼樣呢還虧是我呢要是別個死皮賴臉的三日兩頭兒來纏舅舅要三升米二升豆子的舅舅也就沒有法兒呢卜世仁道我的兒舅舅要有還不是該的我天天和你舅母說只愁你沒個算計你但凡立得起來到你大房裡就是他們爺兒們見不着便下個氣和他們的管家或者管事的人們嬉和嬉和也弄個事兒管管前

兒我出城去撞見你三房裡的老四騎着大叫驢帶着四五輛車有四五十和尚道士往家廟裡去了他那不虧能幹就有這樣的事到他了賈芸聽了嘮叨的不堪便起身告辭卜世仁道怎麼急的這樣吃了飯去罷一句話尙未說完只見他娘子說道你又糊塗了說着便有米這裡買了半筋麵來下給你吃這會子還糲胖呢留下外甥換飯不成卜世仁道再買半筋來添上就是了他娘子沒叫女兒銀姐往對門王奶奶家去問有錢借二三十個明日就送來還的夫妻兩個說話那賈芸早說了幾個不用費事去的無影無踪了不言卜家夫婦且說賈芸賭氣離了母

舅家門一徑回來心下正自煩惱一邊想一邊走低着頭  
不想一頭就碰在一個醉漢身上把賈芸一把拉住罵道  
你瞎了眼碰起我來了賈芸聽聲音像是熟人仔細一看  
原來是緊隣倪二這倪二是個潑皮專放重利債在賭博  
場吃飯專愛喝酒打架此時正從欠錢人家索債歸來已  
在醉鄉不料賈芸碰了他就要動手賈芸叫道老二住手  
是我冲撞了你倪二一聽他的語音將醉眼睜開一看見  
是賈芸忙鬆了手趑趄着笑道原來是賈二爺這會子那  
裡去賈芸道告訴不得你平白的又討了個沒趣兒倪二  
道不放在什麼不平的事告訴我我替你出氣這三街六

巷憑他是誰若得罪了我醉金剛倪二的街鄰管叫他人  
離家散賈芸道老二你別生氣聽我告訴你這緣故便把  
卜世仁一段事告訴了倪二倪二聽了大怒道要不是二  
爺的親戚我便罵出來真正氣死我也罷你也不必愁我  
這裡現有幾兩銀子你要用只管拿去我們好街坊這銀  
子是不利錢的一頭說一頭從搭包內掏出一包銀子  
來賈芸心下自思倪二素日雖然是潑皮却也因人而施  
頗有義俠之名若今日不領他這情怕他臊了倒恐不美  
不如用了他的改日加倍還他就是了因笑道老二你果  
然是個好漢既蒙高情怎敢不領回家照例寫了文約送

過來便了倪二大笑道這不過是十五兩三錢銀子你若  
要寫文契我就不借了賈芸聽了一面接銀子一面笑道  
我便遵命罷了何必着急倪二笑道這纔是了天氣黑了  
也不讓茶讓酒我還有點事情到那邊去你竟請回我還  
求你帶個信兒與我們家叫他們閉門睡罷我不回家去  
儻或有事叫我們女孩兒明兒一早到馬販子王短腿家  
找我一面說一面趑趄着腳兒去了不在話下且說賈芸  
偶然碰了這件事心下也十分稀罕想那倪二到果然有  
些意思只是怕他一時醉中慷慨到明日加倍要來便怎  
麼處忽又想道不妨等那件事成了可也加倍還得起他

因走到一個錢鋪內將那銀子稱一稱分兩不錯心上越  
發歡喜到家先將倪二的話捎與他娘子方回家來見他  
母親自在炕上拈線見他進來便問那裡去了一天賈芸  
恐他母親生氣便不提卜世仁的事來只說在西府裡等  
璉二叔的問他母親吃了飯不會他母親說吃了還留飯  
在那裡叫小了頭拿過來與他吃那天已是掌燈時候賈  
芸吃了飯收拾安歇一宿無話次日一早起來洗了臉便  
出南門大街在香舖買了香麝便往榮府來打聽賈璉出  
了門賈芸便往後面來到賈璉院門前只見幾個小廝拿  
着大高的笞帚在那裡掃院子呢忽見周瑞家的從門裡

出來叫小厮們先別掃奶奶出來了賈芸忙上去笑道二  
嬸娘那裡去周瑞家的道老太太叫想必是裁甚麼尺頭  
正說着只見一羣人簇擁着鳳姐出來了賈芸深知鳳姐  
是喜奉承愛排場的忙把手逼着恭恭敬敬搶來請安鳳  
姐連正眼也不看仍往前走只問他母親好怎麼不來我  
們家逛逛賈芸道只是身上不好倒時常記望着嬸娘要  
瞧瞧總不能來鳳姐笑道可是你會撒謊不是我提起他  
就不想我了賈芸笑道姪兒不怕雷打就敢在長輩跟前  
撒謊昨日晚上還提起嬸娘來說嬸娘身上生得單弱事  
情又多虧嬸娘好大精神竟料理的周周全全要是差二

點兒的早累的不知怎麼樣了鳳姐兒聽了滿臉是笑不  
由的止了步問道怎麼好好的你娘兒兩個在背地理嚼  
說起我來賈芸道有個緣故只因我有個極好的朋友家  
裡有幾個錢現開香舖因他身上捐了個通判前日選了  
雲南不知那一府連家眷一齊去他這香舖也不開了便  
把貨物攢了一攢該給人的給人該賤發的賤發像這貴  
重的都送與親友所以我得了些冰片麝香我就和我母  
親商量賤賣了可惜若送人也沒有人家配使這些香料  
因想嬸嬸往年間還拿大包的銀子買這東西呢別說今  
年貴妃宮中就是這個端陽節所用也一定比往常要加



上十幾倍故此孝敬孀娘一邊將一個錦匣遞過去鳳姐正是辦端節的禮須用香料便命豐兒接過芸哥兒的來送了家去交給平兒因又說道看着你這樣知道好歹怪道你叔叔常提起你來說你好說話明白心裡有見識賈芸聽這話入港便打進一步來故意問道原來叔叔也常提我的鳳姐見問便要告訴給他事情管的話一想又恐被他看輕了只說得了這點兒香料便混訐他管事了因又止住且把派他種花木工程的事都一字不提隨口說了幾句淡話便往賈母房裡去了賈芸也不好提的只得回來因昨日見了寶玉叫他到外書房等着故此吃了飯

便又進來到賈母那邊儀門外綺散齋書房裡來只見茗烟改名焙茗的并鋤藥兩個小廝下象棋爲奪車正咩嘴呢還有引泉掃花挑雲伴鶴四五個在房簷下掏小雀兒頑賈芸進入院內把脚一蹀說道猴兒們淘氣我來了衆小廝看見了他都纔散去賈芸進書房內便坐在椅子上問寶二爺下來沒有焙茗道今日總沒下來二爺說甚麼我替你哨探哨探去說着便出去了這裡賈芸便看字畫古玩有一頭飯工夫還不見來再看看別的小子都頑去了正在煩悶只聽門前嬌音嫩語的叫了一聲哥哥賈芸往外瞧時只見是一個十五六歲的了頭生的倒也十分

精細干淨那了頭見了賈芸便抽身躲了恰值焙茗走來見那了頭在門前便說道好好正抓不着個信兒賈芸見了焙茗也就趕出來問怎麼樣焙茗道等了這一日也沒個人兒過來這就是寶二爺房裡的因說道好姑娘你進去帶個信兒就說廊上二爺來了那了頭聽見方知是本家的爺們便不似從前那等迴避下死眼把賈芸釘了兩眼聽那賈芸說道甚麼廊上廊下的你只說芸兒就是了半晌那了頭冷笑道依我說二爺且請回去罷明日再來今日晚上得空兒我回一聲焙茗道這是怎麼說那了頭道他今兒也沒睡中覺自然吃的晚飯早晚上又不下來

難道只是要二爺在這裡等着挨餓不成不如家去明兒來是正經就便回來有人帶信不過口裡答應着他肯給帶到罵賈芸聽這了頭的話簡便俏麗待要問他名字因是寶玉房裡的又不便問只得說道這話倒是我明日再來說着便往外去了焙茗道我倒茶去二爺吃茶再去賈芸一面走一面回頭說不吃茶我還有事呢口裡說話眼睛瞧那了頭還站在那裡呢那賈芸一徑回來至次日來至大門前可巧遇見鳳姐往那邊去請安纔上了車見賈芸來便命人喚住隔牕子笑道芸兒你竟有胆子在我跟前弄鬼怪道你送東西給我原來你有事求我昨日你叔

叔纔告訴我說你求他賈芸笑道求叔叔的事嬖娘休提我這裡正後悔呢早知這樣我一起頭就求嬖娘這會子也早完了誰承望叔叔竟不能的鳳姐笑道怪道你那裡沒成兒昨日又來尋了賈芸道嬖娘辜負了我的孝心我並沒有這個意思若有這意昨兒還不求嬖娘如今嬖娘既知道了我倒要把叔叔丟下少不得求嬖娘好歹疼我一點兒鳳姐冷笑道你們要揀遠路兒走叫我也難早告訴我一聲兒甚麼不成了多大點兒事耽誤到這會子那園子裡還要種樹種花我只想不出個人來早說不早完了賈芸笑道這樣明日嬖娘就派我罷鳳姐半晌道這個

我看着不大好等明年正月裡的烟火燈燭那個大宗兒下來再派你罷賈芸道好嬖娘先把這個派了我罷果然這件辦的好再派我那件鳳姐笑道你到會拉長線兒罷了若不是你叔叔說我不管你的事我不過吃了飯就過來你到午初時候來領銀子後日就進去種花說着命人駕起香車徑去了賈芸喜不自禁來至綺散齋打聽寶玉誰知寶玉一早便往北靜王府裡去了賈芸便呆呆的坐到晌午打聽鳳姐回來便寫個領票來領對牌至院外命人通報了彩明走了出來單要了領票進去批了銀數年月一並連對牌交與賈芸賈芸接着那批上批着二百兩

銀子心中喜悅番身走到銀庫上領了銀子回家告訴他母親自是母子俱喜次日五更賈芸先找了倪二還了銀子又拿了五十兩銀子出西門找到花兒匠方椿家裡去買樹不在話下且說寶玉自這日見了賈芸曾說過明日着他進來說話這原是富貴公子的口角那裡還記在心上面因而便忘懷了這日晚上却從北靜王府裡回來見過賈母王夫人等回至園內換了衣服正要洗澡襲人因被薛寶釵煩了去打結子秋紋碧痕兩個去催水檀雲又因他母親病了接了出去麝月又現在家中病着還有幾個做粗活聽使喚的了頭料是叫他不着都出去尋夥覓伴

的去了不想這一刻的工夫只剩了寶玉在房內偏生的寶玉要吃茶一連叫了兩三聲方見兩三個老婆子走進來寶玉見了連忙搖手說罷罷不用了老婆子們只得退出寶玉見沒了頭們只得自己下來拿了盃向茶壺去倒茶只聽背後有人說道二爺仔細燙了手等我來倒一面說一面走上來接了盃去寶玉倒唬了一跳問你在那裡的忽然來了唬我一跳那了頭一面遞茶一面笑着回道的我在後院裡纔從裡間後門進來難道二爺就沒聽見脚步响寶玉一面吃茶一面仔細打量那了頭穿着幾件半新不舊的衣裳倒是一頭黑鴉鴉的好頭髮挽着髻兒容

長臉面細巧身材却十分俏麗甜淨寶玉便笑問道你也是我這屋裡的人麼那了頭道是的寶玉道既是這屋裡的我怎麼不認得那了頭聽說便冷笑一聲道不認得的也多呢豈止我一個從來我又不遞茶遞水拿東拿西眼前的事一件也做不着那裡認得呢寶玉道你爲甚麼不做那眼前的事那了頭道這話我也難說只是有一句話回二爺昨日有個甚麼芸兒來找二爺我想二爺不得空兒便叫焙茗回他今日早起來不想二爺又往北府裏去了剛說到這句話只見秋紋碧痕唏唏哈哈的笑着進來兩個人共提着一桶水一手撩衣裳趑趑趑趑發發撒撒

的那了頭便忙迎出來接那秋紋碧痕正對抱怨你濕了我的衣裳那個又說你踹了我的鞋忽見走出一個人來接水二人看時不是別人原來是小紅二人便都詫異將水放下忙進房看時並沒別人只有寶玉便心中俱不自在只得且預備下洗澡之物待寶玉脫了衣裳二人便帶上門出來走到那邊房內找着小紅問他方纔在屋裏做甚麼小紅道我何曾在屋裡的只因我的手帕子不見了往後頭找去不想二爺要吃茶叫姐姐們一個也沒有是我進去倒了盃茶姐姐們便來了秋紋鬼臉啐了一口道沒臉面的下流東西正經叫你催水去你說有事倒叫我

們去你可做這個巧宗兒一里一里的這不上來了難道  
我們倒跟不上你麼你也拿那鏡子照照配遞茶遞水不  
醜碧痕道明兒我說給他們凡要茶要水拿東西的事俗  
們都別動只叫他去便是了秋紋道這麼說還不如我們  
散了單讓了他在這屋裡呢二人你一句我一句正鬧着  
只見有個老嫗進來傳鳳姐的話說明日有人帶花兒  
匠來種樹叫你們嚴禁些衣服裙子別混臃混晾的那土  
山一帶都攔着圍幙可別混跑秋紋便問明日不知是誰  
帶進匠人來監工那老嫗道甚麼後廊上的芸哥兒秋  
紋碧痕俱不知道只管混問別的話那小紅心內明白知

是昨日外書房所見的那人了原來這小紅本姓林小名  
紅玉因玉字犯了寶玉黛玉的名便單喚他做小紅原來  
是府中世僕他父親現在收管各處田房事務這紅玉年  
十六進府當差把他派在怡紅院中倒也清幽雅靜不想  
後來命姊妹及寶玉等進大觀園居住偏生這一所兒又  
被寶玉點了這小紅雖然是個不諳事體的了頭因他原  
有三分容貌心內妄想向上攀高每每要在寶玉面前現  
弄現弄只是寶玉身邊一千人都是伶牙利瓜的那裏插  
得下手去不想今日纔有些消息又遭秋紋等一場惡話  
心內早灰了一半正悶悶的忽然聽見老嫗說起賈芸

來不覺心中一動便悶悶回房睡在牀上暗暗思量番來  
掉去正沒個抓尋忽聽牕外低低的叫道小紅你的手帕  
子我拾在這裏呢小紅聽了忙走出來看不是別人正是  
賈芸小紅不覺粉面含羞問道二爺在那裏拾着的賈芸  
笑道你過來我告訴你一面說一面就上來拉他那小紅  
轉身一跑却被門檻絆倒要知端的下回分解

評曰

鴛鴦絕無憐愛寶玉意與衆不同其結果亦與衆不  
同

賈芸未得鳳姐歡心先爲寶玉所愛是爲小紅引線

卜世仁不肯賒給賈芸香料反襯倪二之義助又伏  
一百四回情事

賈芸送香料正在端節需用之時宜鳳姐之欣然收  
受可謂善於讚營者

鳳姐向芸兒賣情芸兒卽將賈璉撇開真是善於逢  
迎者

小紅不見手帕於秋紋碧痕查問時說出不露芸兒  
拾得痕迹善用藏筆法

小紅之屬意賈芸是秋紋等譏誚奚落逼之使然否  
則必專心勾引寶玉矣

小紅一夢是一小紅樓妙在入夢時不先說破讀者  
幾疑牕外真是芸兒叫他化工之筆

第十七回至二十四回一大段應分三小段十七八  
回爲一段敘大觀園告竣元妃省親大事十九二十  
二十一回爲一段寫寶玉黛玉深情及襲人平兒之  
靈慧二十二三四回爲一段寫寶玉禪機發動各人  
燈謎識語黛玉之因曲傷情及初聚園中栽種花菓  
之盛

紅樓夢卷二十四終



卷之五